



74
6640
62



74  
640  
62



五禮通考卷第一百六十一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

李太僕總督蘇都御史方觀承同訂

嘉禮三十四

翰林院編修嘉定王鳴盛

直隸按察司副使元和朱宗元

參校

射禮

蕙田案孔氏穎達曰射禮有三一為大射是將祭擇士之射二為賓射是諸侯來朝而天子與之射或諸侯相朝而與之射三為燕射謂燕息而與之射此所論皆臨時行禮之射又有平日肄習之射則鄉射是也射以觀德行故古聖人最重其事禮既殘缺其完善可考者獨有儀禮大射儀鄉射禮二篇又戴記射義一篇而已鄭康成注鄉射以為惟大射

五禮通考卷一百六十一 射禮

木下中也氏  
寄贈

41-0939



賓射燕射謂之禮射則其餘皆散射也又注周官云庶民無禮射今取儀禮大射鄉射二篇為首尊全經也旁采經傳分大射賓射燕射鄉射存其畧也終以諸書所論射雜儀及射器而射禮粗備矣

又案劉向別錄以射入吉禮唐開元禮入軍禮通典因之射為六藝之一原所以習禮樂非專尚威武至於諸經言射兼朝祭饗燕亦不得專屬吉禮鄭康成注儀禮大射鄉射皆屬嘉禮宋史亦以大射入嘉禮頗存古意今從之

**儀禮大射儀** 鄭目錄云名曰大射者諸侯將有祭祀之事與其羣臣射以觀其禮數中者得與於祭不數中者不得與於祭射義於五禮屬嘉禮

教氏繼公曰諸侯與其羣臣飲酒而習射之禮也言大射者別於賓射燕射也盛氏世佐曰射義云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又云諸侯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此篇所陳是也亦曰大射者別於鄉射也卿大夫與其民習射於鄉學謂之鄉射諸侯與其臣習射於大學謂之大射其與賓射燕射異者彼是因賓燕而射射否惟欲主於序歡情也此則為射而燕主於習禮樂也不曰禮而曰儀以其威儀之法比鄉射尤詳也

**大射之儀君有命戒射** 注將有祭祀之事當射 **宰戒百官有事**

**於射者** 注宰於天子冢宰治官卿也作 **射人戒諸公卿大夫射司**

**士戒士射與贊者** 注射人掌以射法治射儀司士掌國中之士治凡其戒也謂士佐執事不射者

**前射三日宰夫戒宰及司馬射人宿視滌** 注宰夫屬掌百官之徵令者司馬於天子政官之卿凡大射則合其六耦滌謂概器掃除射宮

**蕙田案以上戒百官**

觀承案上文射人戒是前期旬有一日此宰夫戒是前射之三日射人宿是夕宿為前一日宗伯宿視滌濯是也

司馬命量人量侯道與所設之以狸步大侯九十參七十千五十設之各去其侯西十北十

注量人司馬之屬掌量道巷塗數者侯謂所射布也尊者射之以威不衛侯卑者射之以求為侯量侯道謂去堂遠近也容謂之乏所以為獲者之禦矢狸之何物每舉足者止視遠近為發必中也是以量侯道取象焉鄉射記曰侯道五十弓考工記曰弓之制六尺則此狸步六尺明矣大侯熊侯謂之火者與天子熊侯同參讀為參雜也雜侯者豹而麋飾下天子大夫也干讀為豺豺侯者豺飾也大夫將祭於已射麋侯士無臣祭不射也而謂之大者言畿外諸侯亦得用三侯其數上同於天子而非畿內諸侯所可比故於熊侯加大以別之然不嫌於偏上者天子三侯則虎侯熊侯豹侯諸侯不得用虎侯而以熊侯參侯為三侯若畿內則但有熊侯豹侯此其所以別也云豹飾而麋飾下天子大夫也者司裘云卿大夫則共麋侯此則豹皮為飾以糜飾其側不用能麋是下天子大夫也豺鄭注周禮云胡犬豺侯亦取捷點意大夫得置家臣故將祭得大射擇士士卑無臣故祭不得射也遂命量人巾車張三侯大侯之崇見

十北十凡乏用革

注巾車於天子宗伯之屬掌裝衣車者亦使張侯侯巾者所以直己志或曰鶴鳥名射之難中之為俊是以取名淮南子曰鶴知來然則所云正者正也亦鳥名齊魯之間名題肩為正正鶴皆鳥之捷點者考工記曰梓人為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鶴居一焉則大侯之鶴方六尺參侯之鶴方四尺六寸大半寸射侯之鶴方三尺三寸少半寸及至也武迹也中人之足長尺二寸以射侯計之參侯去地一丈五寸少半寸大侯去地二丈二尺三寸少半寸凡侯北面西方謂之左前射三日張侯設之欲使有事者豫志焉疏鄉射云乏

參侯道居侯黨之一西五步注云此乏去侯北十丈西三丈此經云西十北十則西與北皆六丈不得為三分居侯黨之一者以其三侯入堂深故也西亦六丈者以三侯恐矢揚傷人與一侯亦異也三侯之下總云西十北十則其乏皆西十北十矣侯之廣狹取度於侯道大侯道九十弓取二寸二九十八侯中丈八尺三分其侯而鶴居一故知鶴方六尺也參侯千侯亦以侯道弓數及弓取二寸推之大侯中丈八尺鶴方六尺參侯中丈四尺鶴方四尺六寸大半寸千侯中一丈鶴方三尺三寸少半寸凡言大半寸者二分寸之一少半寸者三分寸之一

張氏爾岐曰王大射用虎侯熊侯豹侯畿內諸侯二侯以熊侯為首畿外諸侯得用三侯熊侯參侯射侯以熊侯同於天子故云大侯三侯共道遞近以二十步為率尊者則遠卑者射近侯遠則鶴大侯近則鶴小大侯之鶴見參侯之上參侯之鶴見千侯之上千侯下綱則去地一尺二寸此三侯高下之法也註知者十八尺七十弓者十四尺五十弓者十尺每侯之鶴又各取其侯三分之一故推知之也設乏西十北十西與北各去侯六丈也云凡乏三侯各有乏也

蕙田案此所言侯與司裘職文異註以為彼乃畿內諸侯此為畿外諸侯敖繼公謂畿內無諸侯盛世佐謂王制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故春秋有凡伯祭伯當從盛氏參侯康成以為當作參敖繼公以為參如無往參之參

謂介於二者之間也大侯以大於二侯名則參侯以參於二侯名大侯為熊侯參侯為豹侯歟當從敖氏作如字讀但謂為豹侯亦無所據不如盛世佐謂參用豹侯麋侯為的又案以上張侯

樂人宿縣於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其南鐻皆南

陳注周禮曰凡縣鐘磬半為堵全為肆有鐘有磬為全肆如鐘而大奏樂以鼓鐻為節建鼓在阼階西南鼓應

鼗在其東南鼓注南鼓謂所伐面也應鼗應鐻也先擊朔鼗應鼗之鼗小鼓也在東便其先擊小後擊大也鼓不在東縣南為君也

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鐘其南鐻皆南陳一建鼓在

其南東鼓朔鼗在其北注朔始也奏樂先擊西一建鼓在西階

之東南面注言面者國君於其羣臣備三面爾蕩在建鼓之間注蕩竹

簫之屬倚於堂鼗倚於頌磬西紘注紘編磬繩也設鼗於磬倚於紘也王制曰天子賜諸侯樂則以祝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

之

盛氏世佐曰燕禮縣與燕同日此亦於射前一日為之者大射重於燕也樂以人聲為貴故歌者在上下謂堂上堂下也陳氏云頌磬歌於西是南鄉北鄉以西方為上所以貴人聲也笙磬吹於東是以東方為下所以賤籥竹也非就堂下樂中亦有差等笙管管之發乎人者也擊鐘之屬聲之發乎器者也故有時以笙為主而磬以下應之所謂下管也詩云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是也下經云乃管新宮三終則大射樂以管為主矣

蕙田案以上樂縣

厥明司宮尊於東楹之西兩方壺膳尊兩甒在南有豐

罍用錫若絺綴諸箭蓋罍加勺又反之皆元尊酒在北

注膳尊君尊也後陳之尊之也豐以承尊也罍覆尊中也錫細布也絺細葛也箭篠也為罍蓋卷辟綴於篠橫之也又反之為覆勺也皆元尊二者皆有元酒之尊重本也酒在北尊統於君南為上也唯君面尊言專惠尊士旅食於西鐻也疏唯君面尊謂君燕臣子專其恩惠故尊鼻嚮君尊

之南北而兩圓壺注旅眾也士眾食未得正祿謂庶人又尊於大侯

之乏東北兩壺獻酒注為隸僕人巾車糝侯豕侯之獲者郊特牲曰

東面疏此為隸僕以下卑賤之人而獻鬱鬯也設洗於阼階東南壘水

者此所得獻皆因祭侯為侯之神故用鬱鬯也在東篚在洗西南陳設膳篚在其北西面又設洗於獲

者之尊西北水在洗北篚在南東陳注無爵因服不也有篚為

時而陳小臣設公席於阼階上西鄉司宮設賓席於戶西奠虛爵也服不之洗亦侯

南面有加席卿席賓東東上小卿賓西東上大夫繼而

東上若有東面者則北上席工於西階之東東上諸公

阼階西北面東上宮饌注百官各饌其所當共之物

蕙田案以上陳設

奠定射人告具於公公升即位於席西鄉小臣師納諸

公卿大夫諸公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士西方東

面北上太史在千侯之東北北面東上士旅食者在土

南北面東上小臣師從者在東堂下南面西上注太史在千

食者在土南為有侯故入庭探也小臣

師正之佐也正相君出入君之大命

張氏爾岐自此至南面反奠於其所北面立皆將射先燕之事公命賓納賓

以來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獻公主人受公酢主人酬賓二人舉解公取解

公降立於阼階之東南南鄉小臣師詔揖諸公卿大夫

諸公卿大夫西面北上揖大夫大夫皆少進注詔告也變爾

大射正擯注大射正擯者請賓公曰命某為賓注

命之賓再拜稽首受命注復擯者反命賓出立於門外北

面公揖卿大夫升就席小臣自阼階下北面請執幕者

與羞膳者注請士可使執君兩軛之器及羞乃命執幕者執幕者

升自西階立於尊南北面東上注命者於西階前以公命之東

膳宰請羞於諸公卿者注膳宰請者

擯者納賓賓及庭公降一等揖賓賓辟注及至也辟遂公升

即席注以賓將由主

人為禮不參之

蕙田案以上即位命賓納賓

奏肆夏注肆夏樂

章名今亡

五禮通考卷之三射禮

敖氏繼公曰穆叔聘於晉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穆叔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不敢與聞此惟奏肆夏而不及繁過渠其辟天子之享禮與

賓升自西階主人從之賓右北面至再拜賓答再拜主人

人宰夫也又掌賓客之獻飲食君於臣雖為賓不親獻以其莫敢亢禮主人降洗洗南西北面從降鄉

之不於洗賓降階西東面主人辭降賓對主人北面盥坐

取觚洗賓少進辭洗主人坐奠觚於篚興對賓反位賓

少進者所辭異宜違其位也獻不用爵辟正主主人卒洗賓揖乃升升賓每先主人升賓

拜洗主人賓右奠觚答拜降盥賓降主人辭降賓對卒

盥賓揖升主人升坐取觚注取觚將就執幕者舉幕主人酌

膳執幕者蓋幕酌者加勺又反之注反之筵前獻賓賓西

階上拜受爵於筵前反位主人賓右拜送爵注賓既拜於筵前受爵復位

宰胥薦脯醢注宰胥宰官之吏也不使膳宰薦不主於飲酒變於燕賓升筵庶子設折俎

注庶子司馬之屬掌正六牲之體者也鄉射記賓坐左執觚右祭脯醢

奠爵於薦右興取肺坐絕祭齊之興加於俎坐挽手執

爵遂祭酒興席末坐啐酒降席坐奠爵拜告旨執爵興

主人答拜注降席席西也樂闋注闋止也樂止者尊賓之禮盛於上也疏燕

闋亦據啐酒時按郊特牲賓人大門而奏肆夏卒爵而樂闋與此啐酒樂闋不同者彼謂朝聘者故卒爵而樂闋此燕已臣子法故啐酒而樂闋也賓西

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拜執爵興主人答拜

蕙田案以上主人獻賓

賓以虛爵降主人降賓洗南西北面坐奠觚少進辭降

主人西階西東面少進對賓坐取觚奠於篚下盥洗注

卒爵賓將酢主人也篚下篚南也主人辭洗賓坐奠觚於篚興對卒洗及階

揖升酌膳執幕如初以酢主人於西階上主人北面拜

受爵賓主人之左拜送爵主人坐祭不啐酒不拜酒遂

卒爵興坐奠爵拜執爵興賓答拜主人不崇酒以虛爵

降奠於篚賓降立於西階西東面擯者以命升賓賓升

立於西序東面

命也

蕙田案以上賓酢主人

主人盥洗象觚升酌膳東北面獻於公公拜受爵乃奏

肆夏

注言乃者其節異於賓

蕙田案前賓入之時已奏肆夏故康成云其節異於賓敖繼公云此奏當以東方之縣

主人降自西階阼階下北面拜送爵宰胥薦脯醢由左

房庶子設折俎升自西階注鄉射記曰主人俎有齊臂肺公祭如賓禮庶子

贊授肺不拜酒立卒爵坐奠爵拜執爵興主人答拜樂

闕升受爵降奠於篚

蕙田案以上主人獻公

更爵洗升酌散以降酢於阼階下北面坐奠爵再拜稽

首公答拜主人坐祭遂卒爵興坐奠爵再拜稽首公答

拜主人奠爵於篚

蕙田案以上主人自酢

主人盥洗升媵觚於賓酌散西階上坐奠爵拜賓西階

上北面答拜主人坐祭遂飲賓辭卒爵興坐奠爵拜執

爵興賓答拜主人降洗賓降主人辭降賓辭洗卒洗賓

揖升不拜洗主人酌膳賓西階上拜受爵於筵前反位

主人拜送爵賓升席坐祭酒遂奠於薦東主人降復位

賓降筵西東南面立

蕙田案以上主人酬賓

又案自此以下儀節多與燕禮相為出入

小臣自阼階下請媵爵者公命長小臣作下大夫二人

媵爵媵爵者阼階下皆北面再拜稽首公答拜媵爵者

立於洗南西面北上序進盥洗角觶升自西階序進酌



散交於楹北降適阼階下皆奠觶再拜稽首執觶興公  
答拜媵爵者皆坐祭遂卒觶興坐奠觶再拜稽首執觶  
興公答再拜媵爵者執觶待於洗南小臣請致者若命  
皆致則序進奠觶於篚阼階下皆北面再拜稽首公答  
拜媵爵者洗象觶升實之序進坐奠於薦南北上降適  
阼階下皆再拜稽首送觶公答拜媵爵者皆退反位注  
門右北面位

蕙田案以上媵觶於公

公坐取大夫所媵觶興以酬賓賓降西階下再拜稽首  
小臣正辭賓升成拜注長也

敖氏繼公曰小臣正辭亦公命之

公坐奠觶答拜執觶興公卒觶賓下拜小臣正辭賓升  
再拜稽首公坐奠觶答拜執觶興賓進受虛觶降奠於

篚易觶興洗公有命則不易不洗反升酌膳下拜小臣  
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答拜賓告於擯者請旅諸臣擯  
者告於公公許

敖氏繼公曰旅旅酬之也賓因君所賜請旅諸臣所以廣君賜也公許擯者又以告賓乃旅也

賓以旅大夫於西階上擯者作大夫長升受旅賓大夫  
之右坐奠觶拜執觶興大夫答拜賓坐祭立卒觶不拜  
若膳觶也則降更觶洗升實散大夫拜受賓拜送遂就  
席

盛氏世佐曰賓初立西序東面既及於筵西東南面立至是始就席禮以漸殺也

大夫辯受酬如受賓酬之禮不祭酒卒受者以虛觶降  
奠於篚復位

蕙田案以上公為賓舉旅

主人洗觚升實散獻卿於西階上司宮兼卷重席設於

賓左東上卿升拜受觚主人拜送觚卿辭重席司宮徹之乃薦脯醢卿升席庶子設折俎

教氏繼公曰卿有俎大射差重於燕也盛氏世佐曰案此薦不言其人亦宰胥也

卿坐左執爵右祭脯醢奠爵於薦右興取肺坐絕祭不齊肺興加於俎坐挽手取爵遂祭酒執爵興降席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拜執爵興主人答拜受爵卿降復位注復西面位辯獻卿主人以虛爵降奠於篚擯者升卿卿皆升就席若有諸公則先卿獻之如獻卿之禮席於阼階西北面東上無加席

蕙田案以上主人獻諸公卿

小臣又請媵爵者一大夫媵爵如初請致者若命長致則媵爵者奠觶於篚注命長致者使長者一人致也公或時未能舉自優服一人待於洗南

注不致者長致者阼階下再拜稽首公答拜注再拜稽首拜君命洗象觶升實之坐奠於薦南降與立於洗南者二人皆再拜稽首送觶公答拜注奠於薦南先媵者上解之處也二人皆拜如初共勸君飲之

蕙田案以上二人再媵觶於公

公又行一爵若賓若長唯公所賜注於是言賜射禮明尊卑以旅於西階上如初注賜賓則以酬長賜長則以酬賓大夫長升受旅以辯大夫卒受者以虛觶降奠於篚

蕙田案言賜教氏云文異耳盛世佐云當從註

又案以上公為卿舉旅

主人洗觚升獻大夫於西階上大夫升拜受觚主人拜送觚大夫坐祭立卒爵不拜既爵主人受爵大夫降復位注大夫卒爵不拜賤不備禮胥薦主人於洗北西面脯醢無胥辯獻大

夫遂薦之繼賓以西東上若有東面者則北上卒擯者升大夫大夫皆升就席

蕙田案以上主人獻大夫

乃席工於西階上少東小臣納工工六人四瑟注子謂警矇善歌諷誦詩

者也六人太師少師各一人上工四人四瑟者禮大樂眾也

敖氏繼公曰大射差重於燕加瑟者二人然則諸侯祭饗歌與瑟各四人與以是推之天子之制其隆殺之數亦可知矣

僕人正徒相大師僕人師相少師僕人士相上工注徒空手也僕

人正僕人之長師其佐也士其吏也天子視瞭相工詰侯兼官是以僕人掌之大師少師工之長也凡國之警矇正焉杜劇曰矇也大師也於是分別工及相者射禮明貴賤疏正為長師為眾故僕人正為長師為佐士在僕人之下故知僕人之更

相者皆左何瑟後首內茲

擿越右手相注謂相上工者後首主於射略於樂也內茲擿越以

徒相入注謂相太師少師者也上列官之尊卑此言先後之位亦所以明貴賤凡相者以工出入

小樂正從之注從入升者變於燕也小樂正於天子樂師也疏燕禮樂正先升又不使小樂正者彼主於樂此則客於樂也

升自西階北面東上注不統於工明工

坐授瑟乃降注相降立於西階之北

乃歌鹿鳴三終注歌鹿鳴三終而不歌四牡皇皇

主人洗升實爵注歌鹿鳴三終而不歌四牡皇皇

獻工工不興左瑟注洗爵獻工碑正主也獻不用工賤

主人西階上拜送爵薦脯醢使人相注謂大師也言一人者工賤同之也工拜於席

祭遂卒爵辯有脯醢不祭主人受爵降奠於篚復位大

師及少師上工皆降立於鼓北羣工陪於後注鼓北西縣之

與鼓齊面餘長在後也羣工陪於後三人為列也疏下文太師少師始還向東

明此降者在西縣之北可知云鼓北者案前列樂縣之時鼓在鍾南今不言在鐘

磬之北遙繼鼓而言之者欲取形大又

乃管新宮三終注管謂吹簫也播新

未聞管從工而入既管不獻

畧下樂也立於東縣之中

張氏爾岐曰注立於東縣之中句可疑愚案燕禮笙入立於縣中注云縣中縣

中央也鄉飲酒禮曰磬南面而云磬南注引鄉飲酒者欲見此雖軒縣近北

酒唯以磬縣而已不得言縣中而云磬南注引鄉飲酒者欲見此雖軒縣近北

面縣之南也此經初設樂無北面縣但移東縣建鼓在阼階西又設一建鼓在

西階東正當北面一縣之處錫在建鼓之間注云簫謂笙簫之屬倚於堂又與

燕禮笙入所立之位同疑設之在此者亦奏之於此至此管新宮三終注乃云

立於東縣之中不知於經何據若云辟射位射事未至無可辟也且上文太師

等立於鼓北亦當是此建鼓之北注以為西縣之北不知西縣何以單名為鼓

竊疑太師等立此或亦以將奏管故臨之非徒立也至下管三終乃相率而東耳既從工而入工升堂筮即立堂下亦其宜也姑存此疑以質知者

卒管太師及少師上工皆東坫之東南西面北上坐

言縣北統於堂也於是時大樂正還北面立於其南盛氏世佐日管之者大師諸人也管數未聞然以鄉射記三筮一和推之則管亦不止於一矣管奏則堂下諸樂並奏以應之書曰下管鞀鼓合止說敵既管不獻者以奏管者既受獻羣工賤又不奏管故也

蕙田案以上作樂娛賓射前燕禮備

擯者自阼階下請立司正注三爵既備上下樂作君將留羣臣而射宜更立司正以監之祭儀法也公許

擯者遂為司正注君許其請因命用之不易之者俱相禮其事同也司正適洗洗角解南

面坐奠於中庭注奠解者著其位以顯其事威儀多也升東楹之東受命於公西

階上北面命賓諸公卿大夫公曰以我安賓諸公卿大

夫皆對曰諾敢不安注以我安者君意殷勤欲階之以我故安也

敖氏繼公曰此中庭者亦阼階前南北之中與燕禮司正之位同以當辟射也羣臣皆為射而來時猶未射固無嫌於不安而司正乃受命以安之者緣其意若不敢必君之終行射事然也受命亦北面與請微祖同

司正降自西階南面坐取解升酌散降南面坐奠解注奠於中庭故也興右還北面少立坐取解興坐不祭卒解奠之興

再拜稽首左還南面坐取解洗南面反奠於其所北面

立注皆所以自昭明於眾也將於解南則右還於解北南面則左還如是得從解西往來也必從解西往來者為君在阼不背之也

蕙田案以上將射立司正安賓察儀

司射適次祖決遂執弓挾乘矢於弓外見鏃於射右巨

指鉤弦注司射射人也次若今時更衣處帳幃席為之耦次在洗東南祖左免朱韋為之著左臂所以遂弦也方持弦矢曰挾乘矢四矢附弓把見鏃焉順其射也右巨指右手大擘以鉤弦弦在旁挾由便也疏司射射人大射正司正擯者

其實一人也

張氏爾岐曰此下方及射事有三耦不釋獲之射有三耦眾耦釋獲之射有以樂射其三番射亦畧如鄉射之節自此至左右撫之興反位皆言三耦不釋獲之射司射納器比耦司射誘射三耦乃射射已取矢凡四節

自阼階前曰為政請射注為政謂司馬也遂告曰大夫與大

夫士御於大夫注因告選三耦於君御猶侍也大夫與大夫為耦不足則士侍於大夫與為耦也遂適西階

前東面右顧疏司射西階前東面者君在阼宜向之右顧者以命有司

納射器射器皆人君之弓矢適東堂賓之弓矢與中簫

豐皆止於西堂下眾弓矢不挾總眾弓矢楅皆適次而

俟注中閭中算器也籌算也豐可奠射爵者眾弓矢三耦及卿大夫以下弓矢

工人士與梓人升自北階兩楹之間疏數容弓若丹若

墨度尺而午射正洩之注工人士梓人皆司空之屬能正卒畫自

北階下司宮埽所畫物自北階下注埽物重射事也工人士太

史俟於所設中之西東面以聽政注中未設也太史俟焉將有事

非其侯中之不獲卑者與尊者為耦不異侯太史許諾

遂比三耦注比選次之也不言面者大夫在門右北面士西方東面疏天

射皆三侯三耦但諸侯畿外畿內各有一申一屈故畿外三侯遠尊得申與天子

同三耦則屈畿內二侯近尊則屈四耦則申若燕射則天子諸侯例同三耦一侯

而已以其燕私屬也若卿三耦侯於次北西面北上司射命上

大夫士例同一侯三耦

射曰某御於子命下射曰子與某子射卒遂命三耦取

弓矢於次注取弓矢不拾者次中隱蔽處

蕙田案鄭以次中隱蔽不拾其說欠理敖繼

公云此下當有三耦祖決遂拾弓矢之事文

不具耳

又案以上誓太史納射器比三耦

司射入於次搢三挾一个出於次西面搢當階北面搢

及階搢升堂搢當物北面搢及物搢由下物少退誘射

注搢捷也挾一个挾於弦也个猶枚也由下物而少退謙也誘猶教也疏射人

誘射與鄉射同但鄉射往階西取弓矢此則入次取弓矢為異然此云入次搢三

挾一个則已前皆挾射三侯將乘矢始射干又射參大侯再發

乘矢不改鄉射亦然卒射北面搢注搢於當物之處不南面者為

方詩云四矢反兮以御亂兮不背鄉疏鄉射南面搢者彼

尊東或公或卿大夫位同不別故司射不特尊之此大射辨尊卑尊

東唯有天子命卿其餘小卿及大夫皆賓西故特尊之不背之也

郝氏敬曰卒時北面搢敬君事殊於鄉射搢南面也

禮記卷之三十一射禮

及階揖降如升射之儀遂適堂西改取一个挾之注改更也而挾矢示遂取扑搢之以立於所設中之西南東面注并所有事也注射教者也於是言立著其位也鄉射記曰司射之弓矢與扑倚於西階之西注疏鄉射先立于所設中之西南乃誘射此則誘射卒始來就位

蕙田案以上司射誘射

司馬師命負侯者執旌以負侯注司馬師正之佐也欲令射者見侯與旌深志於侯中也負侯獲者

也天子服不氏下士一人徒四人掌以旌居之待獲析羽為旌疏引天子服不氏為獲者明諸侯亦當然也

蕙田案司馬師鄭云正之佐盛世佐云軍司馬之佐軍司馬之職本闕不可知此何以知必為軍司馬佐且經文亦無軍司馬當從鄭負侯者鄭云獲者盛云在天子為射鳥氏周禮射鳥氏射則取矢矢在侯高則以并夾取之諸侯蓋以庶人在官者為之此可以補鄭之闕旌鄭云析羽敖繼公云翽旌盛云三侯

之旌各不同大侯之旌以析羽為之鄉射記云於郊則以旌獲是也參侯干侯之旌以雜帛為之鄉射記云旌各以其物是也敖說偏鄭亦混惟盛氏得之

負侯者皆適侯執旌負侯而侯司射適次作上耦射注也使司射反位上耦出次西面揖進上射在左並行當階北面揖及階揖上射先升三等下射從之中等注上射在左便射位也中猶間也

張氏爾岐曰發位並行及升上射皆居左履物南面上射乃在右右物為上也

上射升堂少左下射升上射揖並行注並併也皆當其物

北面揖及物揖皆左足履物還視侯中合足而侯注視侯中各視其侯之中大夫耦則視參中參中十四尺士耦則視干中干中十尺司馬正適次袒決遂執弓右挾

之出升自西階適下物立於物間左執附右執簫南揚

弓命去侯注司馬正政官之屬籥弓末場弓者執下末場猶舉也適下物由上射後東過也命去侯者將射當獲也鄉射禮曰西南面立於物間

負侯皆許諾以宮趨直西及之南又諾以商至之聲止注宮為君商為臣其聲和相生也鄉射禮曰獲者執旌許諾疏宮數八十一商數七十二彈宮則商應故云聲和也

蕙田案宮字絕句張爾岐以宮趨為句非是

授獲者退立於西方獲者與其而俟注大侯服不氏負侯徒一人居之相代而獲參侯千

還其後降自西階遂適次釋弓說決拾襲反位注拾遂也鄉射禮曰司馬

之東北面視上射命曰毋射獲毋獵獲上射指司射退

反位注射獲矢中乏也從旁為獵乃射上射既發挾矢而后下射射拾發

以將乘矢注拾更也獲者坐而獲注坐言獲也舉旌以宮偃旌以

商注再言獲也而未釋獲注但言獲未釋算卒射右挾之北面指指如

升射注司挾之右手挾弦上射降二等下射少右從之中等並行上

射於左與升射者相左交於階前相揖適次釋弓說決

拾襲反位注上射於左由下射階上少右乃降待之言襲者凡射皆也三耦卒射亦如之司射

去并倚於階西適乍階下北面告於公曰三耦卒射反

搯并反位

蕙田案以上三耦初射

司馬正袒決遂執弓右挾之出與司射交於階前相左

弓命取矢注推之負侯許諾如初去侯皆執旌以負其侯而

俟注侯小臣取矢以旌指教之司馬正降自西階北面命設福注此出於下

後而小臣師設福司馬正東面以弓為畢注畢所以教助執事者鄉射記曰乃設福於中

庭南當既設福司馬正適次釋弓說決拾襲反位小臣坐

委矢於楅北括司馬師坐乘之注乘四卒若矢不備則司

馬正又袒執弓升命取矢如初曰取矢不索乃復求矢

射禮

百

加於福卒司馬正進坐左右撫之興反位注左右撫分上下射此坐皆北面

蕙田案以上設福取矢第一番射禮竟

司射適西階西倚并升自西階東面請射於公注倚并者將即君前

不致佩刑器也升堂者欲諸公卿大夫辯聞也公許遂適西階上命賓御於公諸公卿

則以耦告於上大夫則降即位而后告注告諸公卿於堂上尊之也司射

自西階上北面告於大夫曰請降司射先降摺并反位

大夫從之降適次立於三耦之南西面北上注適次由次前而北西面立

司射東面於大夫之西比耦大夫與大夫命上射曰某

御於子命下射曰子與某子射卒遂比眾耦注眾耦士也眾耦

立於大夫之南西面北上若有士與大夫為耦則以大

夫之耦為上注為上居羣士之上命大夫之耦曰子與某子射告於

大夫曰某御於子注上雖為上射其辭猶尊大夫命眾耦如命三耦之辭諸

公卿皆未降注言未降者見其言宜射

蕙田案以上請射於公及比眾耦

遂命三耦各與其耦拾取矢皆袒決遂執弓右挾之注此

命入次之事也司射既命而反位不言之者上射出當作取矢事未訖一耦出西面揖當福北面揖

及福揖注三耦同入次其出也一上射出西面立上射東面下射西

面上射揖進坐橫弓卻手自弓下取一兼諸附興順

羽且左還毋周反面揖注橫弓者南階弓也卻手自弓下取矢者以左

附當順羽既又當執弦順羽者手放而下備不整理也左還反其位毋周右還而反東面也君在階還周則下射將背之下射進坐橫

弓覆手自弓上取一兼諸附興順羽且左還毋周反

面揖注橫弓亦南階弓也人東西鄉以南北為橫覆手自弓上取矢以左手在弓裏右手從表取之便也既拾取矢柎之

注柎齊等之也

蕙田案柎郝敬云叩也叩四矢使齊即鄭氏

意張爾岐云疑當作柎孟子注柎猶扣椽也

若柎則門櫺耳監本正誤亦云柎與柎復二



字皆誤盛世佐云二字通用盛氏為長楊氏  
脫此一節不知何故

兼挾乘矢皆內還南面揖

注內還者上射左下射右不背右還亦以君在左嫌下射故左還而背之也上以陽

為內下以陰為內因其直可也

適福南皆左還北面揖

注以猶與也言以者耦之事成於此意相人耦也上射轉居左使其反位也上射少北乃東面

揖以耦左還上射於左

注以猶與也言以者耦之事成於此意相人耦也上射轉居左使其反位也上射少北乃東面

退者與進者相左相揖退釋弓矢於次說決拾襲反位

二耦拾取矢亦如之後者遂取誘射之矢兼乘矢而取

之以授有司於次中皆襲反位

注有司納射器因畱主授受之

蕙田案以上三耦取矢於福

又案自司馬正祖決遂以下至此楊氏皆以

為第二次射之第一節

司射作射如初一耦揖升如初司馬命去侯負侯許諾

如初司馬降釋弓反位司射猶挾一个去升與司馬交

於階前適阼階下北面請釋獲於公公許反摺扑遂命

釋獲者設中以弓為畢北面注北面立於所設之南當與之也鄉射禮曰設中當福西當西序大

史釋獲小臣師執中先首坐設之東面退大史實八算

於中橫委其餘於中西與其而俟注先設前司馬命大史而小臣師設之國君官多也小臣師退反

東堂下位鄉射禮曰橫委其餘於中西南末

司射西面命曰中離維綱揚觸相復公

則釋獲眾則不與注離猶過也獵也侯有上下綱其和制躬言之角者為維或曰維當為須綱綱目揚觸者謂矢中他物揚而觸

侯也相復謂矢至侯不著則還復復反也公則釋獲優君也眾當中鵠而言

唯公所中中三侯皆獲注傳告服不使知此司射所命

釋獲者命小史小史命獲者注傳告服不使知此司射所命司射遂進由

堂下北面視上射命曰不貫不釋上射指司射退反位

注貫猶中也射不中鵠不釋算釋獲者坐取中之八算改實八算與執而俟

注執所取算乃射若中則釋獲者每一个釋一算上射於右下

射於左若有餘算則反委之注委餘算禮貴異又取中之八算改

實八算於中興執而俟三耦卒射

蕙田案以上三耦再射釋獲

賓降取弓矢於堂西注不敢與君並俟告取之以升俟君事畢諸公卿則

適次繼三耦以南注言繼三耦明在大夫北公將射則司馬師命負侯皆

執其旌以負其侯而俟注君尊若始焉司馬師反位隸僕人婦侯

道注新司射去扑適阼階下告射於公公許適西階東告

於賓注告當射也遂搢扑反位小射正一人取公之決拾於東

坵上一小射正授弓拂弓皆以俟於東堂注授弓當授大射正拂弓去塵公

將射則賓降適堂西袒決遂執弓搢三挾一个升自西

階先待於物北北一筈東面立注不敢與君併筈也司馬升命

去侯如初還右乃降釋弓反位注還右還君之右也猶出下射之南還其後也公就物

小射正奉決拾以筈大射正執弓皆以從於物注筈大射正

親其職注極猶放也所以指利放弦也以朱韋爲之三者食指小臣正贊

朱極三注極猶放也所以指利放弦也以朱韋爲之三者食指小臣正贊

袒公袒朱襦卒袒小臣正退俟於東堂小射正又坐取

拾興贊設拾以筈退奠於坵上復位注既袒乃設拾拾當以襦上大射正

執弓以袂順左右隈上再下壹左執射右執簫以授公

公親揉之注順放之也隈弓端也小臣師以巾內拂矢而授矢於

公稍屬注內拂恐塵及君也稍屬不指矢大射正立於公後以矢行告於公

射正受弓而俟拾發以將乘矢注公下射也而先發不謂尊也公卒射小臣

師以巾退反位大射正受弓注受弓以授有司於東堂小射正以筈受決

拾退奠於坵上復位大射正退反司正之位小臣正贊

奠公還而后賓降釋弓於堂西反位於階西東面注階西東面賓

位注降公卽席司正以命升賓賓升復筵而後卿大夫繼射

蕙田案以上君與賓耦射

諸公卿取弓矢於次中袒決遂執弓搢三挾一个出西

面揖指如三耦升射卒射降如三耦適次釋弓說決拾  
襲反位眾皆繼射釋獲皆如初注諸公卿言取弓矢眾言釋獲互言也卒射釋獲者遂以所執餘獲適阼階下北面告於公曰左右卒射注司射不言告者釋獲者於是有所宜終之也餘獲餘算也無餘算則無所執反位坐委餘獲於中西興其

而俟

蕙田案以上公卿大夫眾耦再射

司馬祖執弓升命取矢如初負侯許諾以旌負侯如初

司馬降釋弓如初小臣委矢於楅如初注司馬亦坐乘矢賓

諸公卿大夫之矢皆異束之以茅卒正坐左右擲之進

束反位注與束大夫矢尊殊之也正司馬正也進前也又言束整結之示親也束大夫束之故注特言大夫尊殊之也

賓之矢則以授矢人於西堂下注是言矢人則納射器之有司各以其器名官職不言君矢小臣以

而後進所束之矢於楅反位反中西南東面之位

授矢人於東堂下可知司馬釋弓反位而后卿大夫升就席注此言其升前

由中東立於中南北面視算釋獲者東面於中西坐先

數右獲二算為純一純以取實於左手十純則縮而委

之每委異之有餘純則橫諸下一算為奇奇則又縮諸

純下興自前適左東面坐坐兼斂算實於左手一純以

委十則異之其餘如右獲司射復位釋獲者遂進取賢

獲執之由阼階下北面告於公若右勝則曰右賢於左

若左勝則曰左賢於右以純數告若有奇者亦曰奇若

左右鈞則左右各執一算以告曰左右鈞還復位坐兼

斂算實八算於中委其餘於中西興其而俟

蕙田案以上再射數左右獲算多少

司射命設豐注當飲不勝者射爵司宮士奉豐由西階升北面坐設

豐注當飲不勝者射爵

於西楹西降復位勝者之弟子洗觶升酌散南面坐奠

注弟子其少者也不授者射爵猶罰爵畧之

司射遂袒執弓挾一个

揖并東面於三耦之西命三耦及眾射者勝者皆袒決

注執張弓言能用之也右手挾弦

不勝者皆襲說決拾卻左手右

加弛弓於其上遂以執射注固襲說決拾矣復言之者起勝者也不勝者執弛弓言不能用之也兩言執射無

注居前後所命

三耦及眾射者皆升飲射爵

於西階上注不勝之黨無不飲疏大射者所以擇上以助祭今若在於不勝之黨雖數中亦受罰及其助祭雖飲射爵亦得助祭但在勝黨雖不飲罰爵若不數中亦不得助祭飲罰據小射正作升飲射爵者

注不飲罰爵若不數中亦不得助祭飲罰據

一黨而言助祭取一身之藝義固不同也

如作射

郝氏敬曰司射但命其儀不親作與鄉射異

一耦出揖如升射及階勝者先升升堂少右不勝者進

北面坐取豐上之觶興少退立卒觶進坐奠於豐下興注若手執觶不勝者先降注後升先降畧之不出與升飲者相左

交於階前相揖適次釋弓襲反位僕人師繼酌射爵取

觶實之反奠於豐上退俟於序端注僕人師酌者君使之代弟子也自此以下辯為之酌升

飲者如初三耦卒飲若賓諸公卿大夫不勝則不降不

執弓耦不升注此耦謂士也僕人師洗升實觶以授賓諸公卿大

夫受觶於席以降適西階上北面立飲卒觶授執爵者

反就席注雖尊亦西階上立飲不可以已尊枉正罰也授爵而不奠豐尊大夫也若飲公則侍射者降洗

角觶升酌散降拜注侍射賓也飲君則不敢以為罰從致爵之禮也公降一等小臣正

辭賓升再拜稽首公答再拜賓坐祭卒爵再拜稽首公

答再拜賓降洗象觶升酌膳以致下拜小臣正辭升再

拜稽首公答再拜公卒觶賓進受觶降洗散觶升實散

下拜小臣正辭升再拜稽首公答再拜注賓復酌自飲者夾爵也但如致爵則無以異

立注不祭象射爵賓者以命升賓賓升就席注賓者司正也若諸公卿大夫

之耦不勝則亦執弛弓特升飲注此耦亦謂士也特獨也與卑為耦而又不勝使之獨飲者無倫

蕙田案以上飲不勝者

司宮尊侯於服不之東北兩獻酒東面南上皆加勺設洗於尊西北筐在南東肆實一散於筐注為大侯獲者設尊也言尊侯者獲者之功由

侯也不於初設之者不敢必君射也君不射則不獻大侯之獲者散爵名容五升

敖氏繼公曰為三侯之獲者及隸僕人巾車設尊而言尊侯者以其功皆由侯也兩兩壺也或脫一壺字耳兩壺皆酒而云南上是先酌所上者與加勺東枋此在大侯之東北乃云服不者見此時服不在之也不於初設之者因事而獻故其尊亦侯時而設所以別於正獻者也此所設尊洗之類即篇首所言者也上言獲者之尊此云尊侯上言大侯之乏此云服不文互見耳又文亦有詳畧則以設與未設而異也盛氏世佐曰敖說注以此尊專為大侯獲者設非三侯之獲者其功同其人相去亦不遠何必異尊上經云大侯之乏東北此經云服不之東北其地一也屬飾說因燕而射君或不與未聞大射君不與者也君若不射射義何以言君臣盡志於射乎云南上是亦有元酒矣獻獲者而有元酒以祭侯故重之也

蕙田案此所設尊洗在侯乏之間則必俟時

而設恐早設之而妨獲者執旌之往來也與君之射不射無涉鄭云君不射固非盛說亦未盡

司馬正洗散遂實爵獻服不注言服不者著其官尊大侯也服不司馬之屬掌養猛獸而教擾之者洗酌皆西面

爵反位注不侯卒爵畧賤也此終言之獻服不之徒乃反位司馬正西面拜送疏服不祭侯而後卒爵今司馬反位在未祭侯之前是畧賤也雖不侯卒爵然亦必兼獻其

錯獲者適右个薦俎從之注不言服不言獲者國君大侯服不負侯其徒居乏待獲變其文容二人也司馬正皆獻之薦俎已錯乃適右个明此獻已歸功於侯也適右个由侯內鄉射記曰東方謂之右个

獲者左執爵右祭薦俎二手祭酒注祭酒者獲者南面於俎北當為祭於豆間爵反注為一手不能正也此薦俎之設如於北面人馬天子祝侯曰維若賓侯無或若女不賓侯不屬於王所故抗而射女疆飲盡食胎女曾孫諸侯庶人在官者故可後也

張氏爾岐曰信如注言司馬正並獻二人當用二爵經文明言實一散於筐安得有二爵乎司馬正所獻決是服不氏一人其徒則司馬師獻隸僕巾車後乃獻之服不本下土其徒庶人在官者故可後也

百福請侯以下祝辭未聞適左个祭如右个中亦如之卒祭左个之西北

二步東面北面向燎為侯卒爵設薦俎立卒爵司馬正已反位不

皆如大侯之禮司馬師受虛爵洗獻隸僕人與巾車獲者

卒司馬師受虛爵奠於筐獲者皆執

其薦庶子執俎從之設於乏少南獲者皆執

不復負侯而俟司射適階西去扑適堂西釋弓說決拾

襲適洗洗觚升實之降獻釋獲者於其位少南釋獲者

薦右東面拜受爵司射北面拜送爵釋獲者就其薦坐

左執爵右祭脯醢興取肺坐祭遂祭酒興司

射之西北面立卒爵不拜既爵司射受虛爵奠於筐釋

獲者少西辟薦反位司射適堂西袒決遂取弓挾一个

適階西揖扑以反位復射

蕙田案以上獻服不及釋獲者第二番射事

竟

司射倚扑於階西適階下北面請射於公如初堂實諸

反揖扑適次命三耦皆袒決遂執弓序出取

天司射先反位三耦皆袒決遂執弓序出取

三耦既拾取矢如初初三耦皆袒決遂執弓序出取

皆袒決遂執弓皆進當福進坐說矢束上射東面下射

西面拾取矢如三耦三耦皆袒決遂執弓皆進當福進坐說矢束上射東面下射

之南西面北上司射東面於大夫西北耦大夫與大夫命上射曰某御於子命下

繼射後眾皆繼射釋獲皆如初注云諸公卿言取弓矢眾言釋獲互言也既司射

矢從初從若士與大夫為耦士東面大夫西面大夫進坐

說矢束退反位注說矢束自同於三耦謙也耦揖進坐兼取乘矢與順羽

且左還毋周反面揖注兼取乘矢不敢與大夫拾大夫進坐亦兼取乘矢

如其耦北面摺三挾一个揖進大夫與其耦皆適次釋

弓說決拾襲反位諸公卿升就席注大夫反位諸公卿乃升就席大夫與已上下位疏公卿乃

次釋弓矢說決拾襲反位注大夫雖取矢在前猶待下大夫反位乃升就席眾射者繼拾取矢皆如三耦遂入於

蕙田案以上將以樂射射者拾取矢

司射猶挾一个以作射如初一耦揖升如初司馬升命

去侯負侯許諾司馬降釋弓反位司射與司馬交於階

前倚扑於階西適阼階下北面請以樂於公公許注請奏樂以為

節也始射獲而未釋獲復釋獲復用樂行之君子之於事也始取苟能中課有功

終用成法教化之漸也射用應樂為難孔子曰射者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

惟賢者乎注正者其惟賢者乎司射反摺扑東面命樂正曰命用樂注言君有命用樂射也樂正在

北南樂正曰諾司射遂適堂下北面眡上射命曰不鼓不

釋注不與鼓節相應不釋射也鼓亦樂之節專記曰鼓無當於五聲五聲不得上

射指司射退反位樂正命大師曰奏狸首間若一注樂正

命左還東面命大師以大師之樂章使奏之也狸首逸詩曾孫也狸之言不來也

其詩有射諸侯首不朝者之言因以名篇後世失之謂之曾孫曾孫者其章頭也

射義所載詩曰曾孫侯其是也以爲諸侯射節者采其既有弧矢之威又言小大

莫處御於君所以燕以別則燕則譽有樂以時會君事之志也問若一者調其聲

重節

蕙田案狸首鄭以為即射義曾孫節劉敞以

為即召南之鵲巢篆文狸似鵲首似巢鄭因

下文有詒女曾孫之云而狸之言不來也詩

有射諸侯首不朝之言與考工記祭侯之辭

義相近故傳會其說未免牽強然劉敞鵲巢

之說尤為穿鑿當以為逸詩不必求詩以實

之

大師不興許諾樂正反位奏狸首以射三耦卒射賓待

射禮

射禮

射禮

射禮

於物如初公樂作而后就物稍屬不以樂志其他如初  
儀注不以樂志君之射儀遲速從心其發不必應樂  
牌不敬也志意所擬度也春秋傳曰吾志其目卒射如初賓就席  
諸公卿大夫眾射者皆繼射釋獲如初卒射降反位釋  
獲者執餘獲進告左右卒射如初

蕙田案以上二射以樂節射

司馬升命取矢負侯許諾司馬降釋弓反位小臣委矢  
司馬師乘之皆如初司射釋弓視算如初釋獲者以賢  
獲與鈞告如初復位

蕙田案以上取矢數獲如初

司馬命設豐實解如初遂命勝者執張弓不勝者執弛  
弓升飲如初卒退豐與解如初

蕙田案以上樂射後飲不勝者如初

司射猶袒決遂左執弓右執一个兼諸弦面鏃適次命

拾取矢如初

注側持弦矢曰執面猶向也兼  
矢於弦尚鏃將止變於射也

司射反位三耦及諸

公卿大夫眾射者皆袒決遂以拾取矢如初矢不挾兼  
諸弦而鏃退適次皆授有司弓矢襲反位  
注不挾亦謂  
執之如司射卿大  
夫升就席

蕙田案以上樂射後拾取矢如初

司射適次釋弓說決拾去扑襲反位司馬正命退福解  
綱小臣師退福巾車量人解左下綱司馬誦命獲者以  
旌與薦俎退  
注解猶  
釋也司射命釋獲者退中與算而俟  
注諸所  
退射器

皆俟備君復射釋  
獲者亦退其薦俎

蕙田案以上三射射事終

公又舉奠解唯公所賜若賓若長以旅於西階上如初  
大夫卒受者以虛解降奠於篚反位

敖氏維公曰此一舉解當在未立  
司正之前乃降於此者為射故也



蕙田案以上為大夫舉旅酬

司馬正升自西階東楹之東北面告於公請徹俎公許

注射事既畢禮殺人倦宜徹俎燕坐遂適西階上北面告於賓賓北面取俎以

出諸公卿取俎如賓禮遂出授從者於門外大夫降復

位注門東北面位疏大夫雖無俎以賓及公卿皆送俎不可獨立於

正徹公俎降自阼階以東注降自阼階若親賓諸公卿皆入

門東面北上注諸公卿不入門而司正升賓賓諸公卿大夫皆

說屨升就席公以賓及卿大夫皆坐乃安注易命以我安臣於君向猶踞踏至

賓及諸公卿大夫皆興對曰諾敢不醉皆反位坐

此乃敢安蕙田案以上徹俎脫屨安坐

又案以下儀節皆與燕禮相同

主人洗酌獻士於西階上士長升拜受饌主人拜送注

士用解士坐祭立飲不拜既爵其他不拜坐祭立飲注其他

也升不乃薦司正與射人於饌南北面東上注司正為上

拜受爵正射人注士也以齒受獻既乃薦之也注司正大射正也射人小射正畧其佐疏案

燕禮薦司正與射人一人司士一人執罍二人此不言其數又不言司士與執罍

文不辨獻士士既獻者立於東方西面北上乃薦士注士既

者以卿大夫在堂臣位祝史小臣師亦就其位而薦之注亦者亦士

也祝史門東也注祝史門東

北面東上主人執虛爵奠於篚復位

主人就士旅食之尊而獻之旅食不拜受爵坐祭立飲

蕙田案以上主人獻士及旅食

賓降洗升媵解於公酌散下拜公降一等小臣正辭賓

升再拜稽首公答再拜賓坐祭卒爵再拜稽首公答再

拜賓降洗象觚升酌膳坐奠於薦南降拜小臣正辭賓

叔氏繼公曰此獻史蓋小史也夫史釋獲歸已受獻

五禮通考卷之三十一射禮

升成拜公答拜賓反位注此觚當作觶公坐取賓所勝觚興唯公所賜受者如初受酬之禮降更爵洗升酌膳下再拜稽首小臣正辭升成拜公答拜乃就席坐行之有執爵者唯受於公者拜司正命執爵者爵辯卒受者興以酬士大夫卒受者以爵興西階上酬士士升大夫奠爵拜士答拜大夫立卒爵不拜賓之士拜受大夫拜送士旅於西階上辯士旅酌

蕙田案此篇徧字皆作辯古字同尙書徧於羣神史記作辯左傳子言辯舍爵於季氏之廟而出是也

又案以上賓舉爵爲士旅酬

若命日復射則不獻庶子注獻庶子則正禮畢後無事司射命射唯欲注司射命賓及諸公卿大夫射欲者則射不欲者則止可否之事從人心也卿大夫皆降再拜稽首公答

拜注拜君樂與臣下執事無已不言賓賓從羣臣禮在上

壹發中三侯皆獲

敖氏繼公曰以其非正射故上下射惟拾發一矢以其壹發故雖中非其侯而亦獲是禮亦因而然也唯公則中離維網揚觸柶復而皆獲上云退中與算而侯子則亦設中執算而釋獲矣擇獲則有飲射爵之事也

蕙田案以上坐燕時復射

主人洗升自西階獻庶子於阼階下如獻士之禮辯獻降洗遂獻左右正與內小臣皆於阼階上如獻庶子之禮

蕙田案以上主人獻庶子以下獻禮終

無算爵注算數也爵行無次數唯意所歡醉而止士也有執膳爵者有執散爵者執膳爵者酌以進公公不拜受執散爵者酌以之公命所賜所賜者興受爵降席下奠爵再拜稽首公答再拜注席

下席受賜爵者以爵就席坐公卒爵然後飲注酬之禮爵代舉也並行猶代者明執膳爵者受公爵酌反奠之注燕之勑在飲酒成其意也受

賜者興授執散爵者執散爵者乃酌行之注與其所歡者唯受於公者拜卒爵者興以酬士於西階上士升大夫不拜乃

飲實爵注乃猶而也士不拜受爵大夫就席士旅酌亦如之公

有命徹幕則賓及諸公卿大夫皆降西階下北面東上再拜稽首公命小臣正辭公答拜大夫皆辟升反位士

終旅於上如初無算樂宵則庶子執燭於阼階上司宮執燭於西階上甸人執大燭於庭閭人為燭於門外

蕙田案以上無算爵燕禮畢

賓醉北面坐取其薦脯以降注取脯重得君之賜奏咳注咳夏樂章也其歌頌類也以鐘鼓

之脯明雖醉注今亡賓所執脯以賜鐘人於門內雷遂出注必賜鐘人鐘人志禮不忘樂卿大夫皆出注從公不送注臣也與之安燕公入注驚注

蕙田案敖繼公云入謂降而入於內也燕禮不言公入此言公入者為奏驚而見之也案

公出入奏驚夏但此奏驚尚在射所非路寢蓋射所之入既已奏驚至入路寢又當奏之

經文省耳

又案以上賓出公入

又案此篇於未射之前先行燕禮則與燕禮篇相為表裏也射之時分為三次其儀節則與鄉射禮篇相為表裏也

右儀禮大射儀

夏亦樂章也以鐘鼓奏之其詩今亡此公出而言入者射宮在郊以將還為入燕不驚者於路寢無出入也

五禮通考卷第一百六十一

五禮通考卷第一百六十二

內廷供奉禮部侍郎金廣泰蕙用編輯

翰林院編修嘉定王鳴盛

李保總督蘇都聖桐城方觀承同訂

直隸按察司副使元和宋宗元

參校

嘉禮三十五

射禮

儀禮鄉射禮

鄭目錄云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之禮謂之鄉

張氏爾岐曰據注此州長射禮而云鄉射者周禮五州為鄉一鄉管五州鄉大夫或宅居一州之內來臨此射禮又鄉大夫大比與賢能說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眾庶亦行此禮故名鄉射禮也

鄉射之禮主人戒賓賓出迎再拜主人答再拜乃請

注主人州長也鄉大夫若在焉則稱鄉大夫也戒猶警也語也出迎出門也請告也告賓以射事不言拜辱此為習民以禮樂不主為賓已也不謀賓者時不獻賢能事輕也今郡國行此禮以季春周禮鄉老及鄉大夫三年正月獻賢能之書於王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眾庶諸侯之鄉大夫既貢士於其君亦用此禮射而詢眾庶乎疏案鄉大夫是諸侯鄉大夫則此州長亦諸侯之州長以士為之賓禮是以經云釋獲者執鹿中而記云士鹿中也若天子州長中大夫為之矣

辭許主人再拜賓答再拜主人退賓送再拜

注退還射宮

省錄射事

無

五禮通考卷第一百六十二

射禮

一

介注雖先飲酒主於射也其序賓之禮畧

蕙田案以上戒賓

乃席賓南面東上

注不言於戶牖之間者此射於序疏此射於序鄉飲酒在序以其序無室序有室無室則無戶牖設席亦當戶牖

之處耳言東上亦主人在東故席端在東不得以曲禮席南向北向以西方為上解之

眾賓之席繼而西注言繼者甫欲

習眾席未有所殊別疏鄉飲酒三

席主人於阼階上西面注阼階東階

尊於賓席之東兩壺斯禁左元酒皆加勺篚在其南東

肆注斯禁禁切地無足者也設尊者北面西曰左尚之也肆陳也疏左元酒據人設尊北面故以西為左設洗于阼階東

南南北以堂深東西當東榮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

翼注案縣于洗東北西面也但縣者者半天子之士無鐘乃張侯下

綱不及地武注侯謂所射布也綱持舌繩也武迹也中人之迹尺二寸侯象人綱即其足也是以取數焉不繫左下

綱中掩束之注事未至也乏參侯道居侯黨之一西五步注容謂以為獲者御矢也侯道五十步此乏去侯北十丈西三丈

以為獲者御矢也侯道五十步此乏去侯北十丈西三丈

蕙田案以上設席陳器具饌張侯

羹定

注肉謂之羹定猶熟也謂狗熟可食

主人朝服乃速賓賓朝服出迎再拜

主人答再拜退賓送再拜注速召也射賓輕也戒時元端今郡國行此鄉射禮皮弁服與禮為異賓

及眾賓遂從之及門主人一相出迎于門外再拜賓答

再拜注相主人家臣擯贊傳命者揖眾賓注差車禮宜異主人以賓揖先入注以猶與也先入入

賓注門右西而眾賓眾賓皆入門左東面北上賓少進注引手日

主人以賓三揖皆行及階三讓主人升一等賓升注

讓而主人先升者是主人先讓於賓不俱升者賓客之道進宜難也主人阼階上當楣北面再拜賓

西階上當楣北面答再拜注主人拜賓至此堂

蕙田案以上迎賓拜至

主人坐取爵于上篚以降注將獻賓降人也主人阼階前

西面坐奠爵興辭降注重以主人賓對主人坐取爵興適洗

南面坐奠爵于篚下盥洗注盥手又洗賓進東北面辭洗注必

進者方辭洗宜遠位也言主人坐奠爵于篚興對賓反位注反從

東北面則位南於洗矣

也鄉飲酒曰當西序東面主人卒洗壹揖壹讓以賓升賓西階上北面拜

洗主人阼階上北面奠爵遂答拜乃降注乃降將更盥也賓降主

人辭降賓對主人卒盥壹揖壹讓升賓升西階上疑立

注疑止也有殽莊之色主人坐取爵實之賓席之前西北面獻賓注進於賓也凡

進物賓西階上北面拜主人少退注少退猶少辟也賓進受爵于席

前復位注復位西階上位主人阼階上拜送爵賓少退薦脯醢注薦

賓升席自西方注賓升降由下也乃設折俎注牲體折以實

主人阼階東疑立賓坐左執爵右祭脯醢奠爵于

薦西興取肺坐絕祭注郤左手執木右手絕末以祭也肺離上為本下為末尚左手齊之

啐酒注執拭也降席坐奠爵拜告旨注降席席西也旨美也執爵興主人

阼階上答拜賓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執

爵興主人阼階上答拜

蕙田案以上主人獻賓

賓以虛爵降注將洗以酢主人主人降注從賓也降立阼階東西面當東序賓西階前東

面坐奠爵興辭降主人對賓坐取爵適洗北面坐奠爵

于篚下興盥洗注賓北面盥洗自外來主人阼階之東南面

辭洗賓坐奠爵于篚興對主人反位注反位及從降之位也主人辭洗進也賓卒

洗揖讓如初升主人拜洗賓答拜興降盥如主人之禮

賓升實爵主人之席前東南面酢主人注酢報初則一揖一讓也主

人阼階上拜賓少退主人進受爵復位賓西階上拜送

爵薦脯醢主人升席自北方乃設折俎祭如賓禮注祭薦俎及酒

不告旨注酒已物自席前適阼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

遂拜執爵興賓西階上北面答拜注自由也啐酒於席末由前降便也主人坐

奠爵於序端阼階上再拜崇酒賓西階上答再拜注序端東序頭

也崇充也謝酒惡相充滿也奠爵于序端此擬下獻眾賓也

蕙田案以上賓酢主人

主人坐取觶于篚以降注將賓降主人奠觶辭降賓對東面立主人坐取觶洗賓不辭洗注不辭洗以其將自飲卒洗揖讓升賓西階上疑立主人實觶酬之阼階上北面坐奠觶遂拜執觶興注酬賓西階上北面答拜主人坐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與賓西階上北面答拜

張氏爾岐曰主人先自飲所以為勸也

主人降洗賓降辭如獻禮注以將酌已升不拜洗注酬禮殺也賓西階

上立主人實觶賓之席前北面注酬賓西階上拜主人坐奠觶于薦西賓辭坐取觶以興反位注賓辭主人復視酌已主人阼階上拜送賓北面坐奠觶于薦東反位注酬酒不舉

蕙田案以上主人酬賓

主人揖降賓降東面立于西階西當西序注主人將與眾賓為禮賓謙不敢探居堂

主人西南面三拜眾賓眾賓皆答壹拜注三拜示備也壹拜不備禮也此亦答大夫拜法若答士拜則亦再拜見于特性也云獻賓畢乃與眾賓拜者自爾來唯與賓拜未與眾賓拜今始拜之故云敬不能並

主人揖升坐取爵于序端降洗升實爵西階上獻眾賓眾賓之長升拜受者三人注長其老者言三人則眾賓多矣國以多德行道藝為榮何常數之有乎疏此雖非賓賢能其眾亦三人在堂上與鄉飲酒數同其堂下眾賓無定數故鄭云眾賓多矣主人拜送注拜送爵於眾賓右坐祭立飲不拜既爵授主人爵降復位

眾賓皆不拜受爵坐祭立飲注自第四拜受爵禮彌畧疏此還據堂上三人有謂堂下眾賓無數者也每一人獻則薦諸其席疏此還據堂上三人有席前眾賓辯有脯醢注薦於其位疏還據堂下無席主人以虛爵降奠于篚注不復用

蕙田案以上主人獻眾賓

揖讓升賓厭眾賓升眾賓皆升就席一人洗舉觶於賓注二人主人之吏疏主人之吏亦謂府史以下非屬官也升實觶西階上坐奠觶拜執觶興賓

席末答拜舉觶者坐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拜執觶興  
賓答拜降洗升實之西階上北面注將進賓拜注受舉觶者  
進坐奠觶于薦西注不授賤賓辭坐取以興注若親舉觶者  
西階上拜送賓反奠于其所舉觶者降疏云反奠于其所者還於薦西以其射後賓北面舉之為旅酬故不奠於薦東也

蕙田案以上一人舉觶

大夫若有尊者則入門左注為此鄉之人為大夫者也謂之尊者方乃入鄉大夫士非鄉人禮亦然主人降注迎大夫於門內賓及眾賓皆降復初位注不敢居堂俟大夫入也初位門內東面主人揖讓以大夫升拜至大夫答拜主人以爵降大夫降主人辭降大夫辭洗如賓禮席于尊東注尊東明與賓夾尊也升不拜洗主人實爵席前獻於大夫大夫西階上拜進受爵反位主人大夫之右拜送大夫辭加席主人對不去加席注辭之者謙不以已尊加賢者也不去者大夫再重席正也賓一重席乃薦

肺醢大夫升席設折俎祭如賓禮不啻肺不啻酒不告旨西階上卒爵拜主人答拜注凡所不者殺於賓也大夫升席由東方大夫降洗注將主人復阼階降辭如初卒洗主人盥注盥者雖將酌自飲揖讓升大夫授主人爵于兩楹間復位主人實爵以酢於西階上坐奠爵拜大夫答拜坐祭卒爵拜大夫答拜主人坐奠爵于西楹南再拜崇酒大夫答拜主人復阼階揖降疏為士於旅乃入擬獻大夫降立于賓南注雖尊不尊人之正禮主人揖讓以賓升大夫及眾賓皆升就席

蕙田案以上遵入獻酢之禮

席工于西階上少東樂正先升北面立于其西注言少東者階不欲大東辟射位工四人二瑟瑟先相者皆左何瑟面鼓執越內弦右手相人升自西階北面東上工坐相者坐授瑟乃降注相扶工也面前也鼓在前變于君也執越內弦右手相由便也越瑟下孔所以發越其聲也前越言執者內有弦結手入之淺也相者降立西方



入立於縣中西面注堂下樂相從也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

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注不歌不笙不間志在射畧於樂也不畧

正也 疏鄉飲酒禮燕禮作樂四節今不歌不笙不間唯合樂故云志工不興

在射畧於樂也二南是大夫士之鄉樂己之正樂故云不可畧其正也

告于樂正曰正歌備樂正告于賓乃降注樂正降者堂

禮畢也主人取爵于上篚獻工大師則為之洗賓降主人

立西階辭降注大夫不工不辭洗卒洗升實爵工不興左瑟一人

拜受爵主人阼階上拜送爵薦脯醢使人相祭工飲不

拜既爵授主人爵眾工不拜受爵祭飲辯有脯醢不祭

不洗遂獻笙于西階上笙一人拜于下盡階不升堂受

爵主人拜送爵階前坐祭立飲不拜既爵升授主人爵

眾笙不拜受爵坐祭立飲辯有脯醢不祭主人以爵降

奠于篚反升就席主人降席自南方注禮殺側降注賓不

相為司正司正禮辭許諾主人再拜司正答拜注爵備樂畢

為有懈倦失禮立司正以監之察主人升就席司正洗解升自西

儀法也詩云既立之監或佐之史階由楹內適阼階上北面受命于主人西階上北面請

安于賓賓禮辭許司正告于主人遂立于楹間以相拜

主人阼階上再拜賓西階上答拜皆揖就席司正實解

降自西階中庭北面坐奠解興退少立進坐取解興反

坐不祭遂卒解興坐奠解拜執解興洗北面坐奠于其

所興少退北面立于解南未旅注旅序也未以次

序相酬將射也蕙田案以上合樂樂賓獻工與笙立司正

三耦俟于堂西南面東上注司正既立司射選弟子之中德行

道藝之高者以為三耦使俟事於此

郝氏敬曰凡射二人為耦天子六耦諸侯四耦

大夫士三耦謂之正耦鄉射正耦三用六人

張氏爾岐曰自此下始言射事射凡三番第一番三耦之射獲而不釋獲第二番

賓主大夫眾賓耦射釋獲升飲第三番以樂節射此下至乃復求矢加于楅三

耦之射司射請射于賓命弟子納射器比三耦司馬命張侯又命倚旌樂正遷樂

器三耦取弓矢司射誘射乃作三耦射司馬命設楅取矢凡九節射之第一番也

司射適堂西袒決遂取弓于階西兼挾乘矢升自西階

五禮通考卷一百一十二射禮

階上北面告于賓曰弓矢既具有司請射

注司射主人之吏也於堂西袒決遂者主

人無次隱蔽而已袒左免衣也決猶闔也以象骨為之著右大擘指以鈎弦闔體也遂射鞬也以韋為之所以遂弦者也其非射時則謂之拾拾斂也所以蔽膚斂衣也方持弦矢曰挾乘矢四矢也大射曰挾乘矢於弓外見斂於右巨指鈎弦疏大射諸侯禮有大射正為長射八次之司射又次之小射正次之皆是士為之則此大夫士禮不得賓對曰某不能為二三子許諾

謂眾賓已下司射適阼階上東北面告于主人曰請射于賓賓

許司射降自西階階前西面命弟子納射器

注弟子賓黨之年少者也納內

也射器弓矢決拾旌中籌福豐也賓黨東面主人之吏西面

乃納射器皆在堂西賓與大夫之

弓倚于西序矢在弓下北括眾弓倚于堂西矢在其上

序東注亦倚于東序也司射不釋弓矢遂以比三耦於堂西

三耦之南北面命上射曰某御於子命下射曰子與某

子射注比選次其才相近者也司正為司馬

注兼官由便也立司正為

注酒爾今射司正無事

侯弟子說束遂繫左下綱注事司馬又命獲者倚旌于侯

中注為當負侯也獲者亦弟子也謂之獲者以事名之獲者由西方坐取旌倚

侯中乃退樂正適西方命弟子贊工遷樂于下

注當射也贊也遷徙也

相工如初入降自西階阼階下之東南堂前三筭西面

北上坐注筭矢幹也疏矢人注矢幹長三尺是去堂九尺也樂正北面立于其南

注北面鄉堂不與工序

盛氏世佐曰以上三節皆一時事當司射比三耦之時司馬即命張侯倚旌而樂正命遷樂矣經文字事不得不爾非真有先後也

蕙田案以上請射納射器比耦張侯遷樂

司射猶挾乘矢以命三耦各與其耦讓取弓矢拾

注耦有故之辭

右執弦而授弓遂授矢三耦皆執弓搢三而挾一个

注搢插也

之西立于其西南東面北上而侯司射東面立于三耦

之北搢三而挾一个指進當階北面指及階指升堂指

豫則鉤楹內堂則由楹外

注鉤楹繞楹而東也序無室可以深也豫讀如成周宣榭災之榭周禮作序凡屋無

蕙田案敖氏繼公曰今文豫作序序之文意明白于豫且記亦以序與堂對言宜從今文序州黨之學也堂即庠鄉學也州屬于鄉黨屬于州則三者之學其大小淺深有差矣鄭謂序乃夏后氏之學故不從今文作序而從古文作豫又破為榭州長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此即鄉射之事鄭注禮記亦以序為州黨之學何於此獨為異說乎當從敖氏

當左物北面揖及物揖左足履物不方足還視侯中俯正足注方猶併也志在於射左足至右足還併足是也南而視侯之中乃俯視併正其足也將乘矢注將行也執弓不挾注不挾矢盡右執弦南面揖揖如

升射降出于其位南適堂西改取一个挾之遂適階西取扑搯之以反位注扑所以撻犯教者書云扑作教刑

蕙田案以上三耦就位司射誘射

司馬命獲者執旌以負侯注欲令射者見侯與旌深有志於中獲者適侯執旌負侯而俟注俟待也

敖氏繼公曰使之執旌于侯中以示射者若謂中侯則舉此而言獲然

司射還當上耦西面作上耦射注還左還也作使也司射反位上耦

揖進上射在左並行當階北面揖及階揖上射先升三

等下射從之中等注中猶間也上射升堂少左下射升上射揖

並行注並併也併東行皆當其物北面揖及物揖皆左足履物還

視侯中合足而俟

欽定義疏此儀一如誘射但于其行也言左言並于其升也言先言從則以誘射一人射耦二人故也

司馬適堂西不決遂袒執弓注不決遂因出于司射之南升

自西階鉤楹由上射之後西南面立于物間右執簫南

揚弓命去侯注鉤楹以當由上射者之後也簫獲者執旌許諾聲

不絕以至于乏坐東面偃旌興而俟注聲不絕不以宮商不絕而

司馬出于下射之南還其後降自西階反由司射之南

適堂西釋弓襲反位立于司射之南注圍下射者明司射進

與司馬交于階前相左由堂下西階之東北面視上射

命曰無射獲無獵獲上射揖司射退反位注射獲謂矢中人

相左之時在西階之西司馬由北而西行司注獲矢從傍疏

射由南而東行各以左相近故云相左也乃射上射既發挾弓矢

而后下射射拾發以將乘矢注后獲者坐而獲注射者中則大

講武田之類是舉旌以宮偃旌以商注宮為君商為臣獲而未釋

獲注信天言獲未釋其算注未釋其算及第二番射始設中而釋算

張氏爾收曰釋算所以識中之多寡注上下文皆言大言獲

疏乃以宮為大言獲商為小言獲是一矢而再言獲恐未是

卒射皆執弓不挾南面揖揖如升射注不挾亦右上射降三

等下射少右從之中等並行上射於左注降下疏此上射下

又上射升與升射者相左交于階前相揖由司馬之南適

堂西釋弓說決拾襲而俟于堂西南面東上三耦卒射

亦如之司射去扑倚于西階之西升堂北面告于賓曰

三耦卒射注去扑乃升不敢佩賓揖注以揖

蕙田案以上三耦初射

司射降搯扑反位司馬適堂西袒執弓由其位南進與

司射交于階前相左升自西階鉤楹自右物之後立于

物間西南面揖弓命取矢注揖推獲者執旌許諾聲不絕

以旌負侯而俟注侯弟子取矢司馬出于左物之南還其後

降自西階遂適堂前北面立于所設楅之南命弟子設

禮記卷一百一十二射禮

禮記卷一百一十二射禮

禮記卷一百一十二射禮

禮記卷一百一十二射禮

禮記卷一百一十二射禮

福注福猶幅也所以承箭齊矢者乃設福于中庭南當洗東肆注東肆統于尊司馬由

司射之南退釋弓於堂西襲反位弟子取矢北面坐委

于福北括乃退司馬襲進當福南北面坐左右撫矢而

乘之注撫拊之也委矢左右手撫而四四數分之也上既言襲矣復言若

矢不備則司馬又袒執弓如初升命曰取矢不索注索猶盡也

弟子自西方應曰諾乃復求矢加于福

蕙田案以上設福取矢第一番射事竟

司射倚扑于階西升請射于賓如初賓許諾賓主人大

夫若皆與射則遂告于賓適阼階上告于主人主人與

賓為耦注言若者或射或否在時欲耳司射禮三而止第一番直司射與三

節賓主大夫則或射或不

張氏爾岐曰自此至釋獲者少西辟薦反位言賓主大夫眾賓耦射釋獲升欲

之儀射之第二番也司射請射比耦三耦取矢于福眾耦受弓矢序立乃設中

為釋獲之射三耦射賓主人射大夫射眾賓射司馬取矢乘矢司

射視釋獲者數復設豐飲不勝者獻獲者獻釋獲者凡十三節

遂告于大夫大夫雖眾皆與士為耦以耦告于大夫曰

某御于子注大夫皆與士為耦謙也來觀禮同爵自相與耦則嫌自尊別也

來觀禮者也禮一命已下齒於鄉里西階上北面作眾賓射注作司射降搢扑由

司馬之南適堂西立比眾耦注眾耦大夫耦及眾賓也命大夫之眾

賓將與射者皆降由司馬之南適堂西繼三耦而立東

上大夫之耦為上若有東面者則北上注言若有者大夫士來

賓主人與大夫皆未降注言未降者司射乃比眾耦辯注眾賓

比之耦乃徧

蕙田案以上比眾耦繼三耦而立

遂命三耦拾取矢司射反位注反位者俟其祖決遂來三耦拾取矢皆袒

決遂執弓進立于司馬之西南司射作上耦取矢司射

反位上耦揖進當福北面揖及福揖上射東面下射西

面上射揖進坐橫弓卻手自弓下取一个兼諸附順羽

且興執弦而左還退反位東面揖

注橫弓者南籍弓也卻手由弓下取矢者以左手在弓表右手

從裏取之便也兼并矢於附當順羽既又當執弦也順羽者手放而下備不整理也疏表弓背也且興者謂以右手順羽之時則興故云且也左還者以左手向

外而西回也東面下射進坐橫弓覆手自弓上取一個與其

他如上射

注覆手由弓上取矢者以左手在弓裏右手從表取之亦便身此云西向却手南籍弓則弦向外

既拾取乘矢揖皆左還南面揖皆少進當福南皆左還

北面揖三挾一個

注福南鄉當福之位揖皆左還上射於右

注上射轉居右便其反位也下射左還少與進者相左相揖退反位

注相左皆由進者之北三耦拾取

矢亦如之後者遂取誘射之矢兼乘矢而取之以授有

司于西方而后反位

注取誘射之矢挾五個弟子逆受於東面位之後

眾賓未拾取矢皆袒決遂執弓揖三挾一個由堂西進

繼三耦之南而立東面北上大夫之耦為上

注未猶不也眾賓不拾者未射

無福上矢也言此者嫌眾賓三耦同倫初時有射者後乃射有拾取矢禮也

蕙田案以上眾賓受弓矢序立

司射作射如初一耦揖升如初司馬命去侯獲者許諾

司馬降釋弓反位司射猶挾一個去扑與司馬交于階

前升請釋獲于賓

注猶有故之辭司射既誘射恒執弓挾矢以掌射事備尚未知當教之也今三耦卒射眾足以知之矣猶挾之

者君子不必也賓許降揖扑西面立于所設中之東北面命釋獲

者設中遂視之

注視之當教之釋獲者執鹿中一人執算以從之也於席當兕中釋獲者坐設中南當福西當西序東面興

受算坐實八算于中橫委其餘于中西南末興共而俟

注區還北面受算反東面實之司射遂進由堂下北面命曰不貫不釋

注貫猶中止不釋算也上射揖司射退反位釋獲者坐取中之八算改實

八算于中興執而俟

注執所取算乃射若中則釋獲者坐而釋

獲每一個釋一算上射於右下射於左若有餘算則反

禮記卷之二十一射禮

委之注委餘算禮尚異也委之合於中西又取中之八算改實八算于中興執而俟三耦卒射

故氏繼公曰此節在於次耦升而將射之時後皆如之吉三耦卒射者著繼射之節也

蕙田案以上三耦再射釋獲

賓主人大夫揖皆由其階降揖主人堂東袒決遂執弓搯三挾一个賓于堂西亦如之皆由其階階下揖升堂揖主人為下射皆當其物北面揖及物揖乃射卒南面揖皆由其階階上揖降階揖賓序西主人序東皆釋弓說決拾襲反位升及階揖升堂揖皆就席

朱子曰後記有君袒朱襦大夫袒繡襦君在大夫射則內袒然則士射皆內袒歟

蕙田案以上賓主人射

大夫袒決遂執弓搯三挾一个由堂西出于司射之西就其耦大夫為下射揖進耦少退揖如三耦及階耦先

升卒射揖如升射耦先降階耦少退皆釋弓於堂西襲耦遂止于堂西大夫升就席注耦於庭下不並行尊大夫也

蕙田案以上大夫與耦射

眾賓繼射釋獲皆如初司射所作唯上耦注於是言唯上耦者嫌賓主人射亦作之人射三耦卒射司射請于公與賓疏記云賓主人射則司射揖升降是雖不作猶為揖相之但不請也卒射釋獲者遂以所執餘獲升自西階盡階不升堂告于賓曰左右卒射降反位坐委餘獲于中西興共而俟注司射不告卒射者釋獲者於是有事且終之也餘獲餘算也無餘算則空耳俟數也

故氏繼公曰後射者既由司馬之南而適堂西釋獲者乃告卒射也執獲以告已所有事也不升堂降于司射也左右猶言上下射也下文放此

蕙田案以上眾賓繼射釋獲告卒射

司馬袒決執弓升命取矢如初獲者許諾以旌負侯如初司馬降釋弓反位弟子委矢如初大夫之矢則兼束之以茅上握焉注兼束大夫矢復之是以不拾也束於握上則兼取之順羽使也握謂中央也不束主人矢不可以殊于賓也言大

夫之矢則矢有題識也

肅慎氏貢楛矢銘其括司馬乘矢如初  
朱子曰注上握之說未明疑束之處當在中央手握處之下使握在上則去鏃近而去羽遠取之便易也  
敖氏繼公曰上握謂上于手握之處也  
矢以鏃為上括為下下經云面鏃是也

蕙田案以上司馬命取矢乘矢

司射遂適西階西釋弓去扑襲進由中東立于中南北面視算注釋弓去釋獲者東面于中西坐先數右獲注固東面矣復

言之者為其二算為純注純猶全也一純以取實于左手十純則

縮而委之注縮從也於數每委異之注易核數有餘純則橫於下注又

也自近一算為奇奇則又縮諸純下注奇猶虧也興自前適左

東面注起由中東就左獲少北於故東而鄉之疏云少北於故

算實于左手一純以委十則異之注變於右疏右則一純取之

進取賢獲執以升自西階盡階不升堂告于賓注賢獲勝

齊之而若右勝則曰右賢於左若左勝則曰左賢於右以

純數告若有奇者亦曰奇注賢猶勝也言賢者射之以中為雋也假

若左右鈞則左右皆執一算以告曰左右鈞降復位坐

兼斂算實八算于中委其餘于中西興共而俟

盛氏世佐曰此算獲之法合三耦及眾射者而統計之分左右不分各耦下文欲不勝者亦然其間誠有不中而懸遠多中而蒙罰者此正聖人深意所在不可不知蓋古者射以觀德賢不肖分焉爭心所易起也若每耦自分勝負則相形之下難乎其為不勝者矣惟如是則其不勝非一人之咎而其勝也亦非一人之長使不能者知恥而勝者亦無所用其矜焉所以潛消其爭鬪之萌而養其寬厚和平之德也射但以習禮樂非以別賢否故爾若夫天子試士于射宮中多者得與于祭中少者不得與于祭其法必與此異而今不可考矣

蕙田案以上數獲

司射適堂西命弟子設豐注將飲不勝者設豐所以承弟子奉

豐升設于西楹之西乃降勝者之弟子洗觶升酌南面

坐奠于豐上降袒執弓反位注勝者之弟子其少者也耦不酌下無

不俟其黨已酌有事司射遂袒執弓挾一个揖扑北面于三耦之南



命三耦及眾賓勝者皆袒決遂執張弓注執張弓言能用之不也右手執弦如卒射

勝者皆襲說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于其上遂以執弣注固襲說決拾矣復言之者起勝者也執弛弓言不能用之也兩手執弣又不得執弦

司射先反位注居前後所命來三耦

及眾射者皆與其耦進立于射位北上司射作升飲者

如作射一耦進指如升射及階勝者先升堂少右注先升少右辟飲者也亦相飲之位

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興少退立卒解進坐奠

于豐下與指注立卒解不祭不拜受罰爵不備禮也不勝者先降與升飲者相左

交于階前相指出于司馬之南遂適堂西釋弓襲而俟

有執爵者注主人使贊者代弟子酌也執爵者坐取觶實之反奠于豐上

升飲者如初三耦卒飲賓主人大夫不勝則不執弓執

爵者取觶降洗升實之以授于席前受觶以適西階上

北面立飲卒解授執爵者反就席大夫飲則耦不升若

大夫之耦不勝則亦執弛弓特升飲眾賓繼飲射爵者

辯乃徹豐與觶

蕙田案以上飲不勝者

司馬洗爵升實之以降獻獲者于侯注鄉人獲者曉明其主以侯為功得獻也薦脯

醢設折俎俎與薦皆三祭注皆三祭為其將祭侯也祭侯三處也獲者負侯北面

拜受爵司馬西面拜送爵注負侯侯中面拜送爵不同面者辟正主也其設薦俎西面錯以南為上為受爵

于侯薦注獲者以侯為功是以獻焉人謂主人贊者上設薦俎者也為設邊在東豆在西俎當其北也言使設新之獲者南面坐左執

爵祭脯醢執爵與取肺坐祭遂祭酒注為侯祭也亦一手祭酒反注如大射興

適左个中亦如之注先祭左个後中者以外即之至中若神在中也左个之西北三步

東面設薦俎獲者薦右東面立飲不拜既爵注不就之者明其享侯之餘也

立飲薦右近司馬於司馬北面司馬受爵奠于篚復位獲者執其薦使人

於司馬北面

立飲薦右近司馬

於司馬北面

立飲薦右近司馬

於司馬北面

立飲薦右近司馬

於司馬北面

立飲薦右近司馬

於司馬北面

執俎從之辟設于乏南

注遷設薦俎就乏明已所得禮也言辟之者不使當位辟舉旌偃旌也設于兩右之也凡他薦

俎皆當其位之前

獲者負俟而俟

注俟第三番射也

司射適階西釋弓矢去

扑說決拾襲適洗洗爵升實之以降獻釋獲者于其位

少南薦脯醢折俎有祭注不當其位中釋獲者薦右東面拜受

爵司射北面拜送爵釋獲者就其薦坐左執爵祭脯醢

與取肺坐祭遂祭酒興司射之西北面立飲不拜既爵

司射受爵奠于筐釋獲者少西辟薦反位注辟薦少西之者為復射妨司射視

算也亦辟俎

蕙田案以上司馬獻獲者司射獻釋獲者第二番射事竟

司射適堂西袒決遂取弓于階西挾一个搯扑以反位

降搯扑由司馬之南適堂西命三耦及眾賓皆袒決遂

執弓就位司射先反位三耦及眾賓皆袒決遂執弓各

以其耦進反于射位司射作拾取矢三耦拾取矢如初

反位賓主人大夫降揖如初主人堂東賓堂西皆袒決

遂執弓皆進階前揖及福揖拾取矢如三耦卒北面搯

三挾一个揖退賓堂西主人堂東皆釋弓矢襲及階揖

升堂揖就席

蕙田案以上三耦賓主人拾取矢

大夫袒決遂執弓就其耦注降袒決遂於堂西就其耦於射位與之拾取矢揖皆進如

三耦耦東面大夫西面大夫進坐說矢束注說矢束者下耦以將拾取疏云

大夫西面者大夫西面者為下射故也興反位而后耦揖進坐兼取乘矢順羽而興反

位揖注兼取乘矢者尊大夫不敢與之拾也相下相尊君子之所以相接也大夫進坐亦兼取乘矢如

其耦北面搯三挾一个注亦於三耦為之位揖退耦反位大夫遂適

序西釋弓矢襲升即席注大夫不序於下尊也眾賓繼拾取矢皆如三

耦以反位

蕙田案以上大夫眾賓拾取矢

司正猶挾一个以進作上射如初一耦揖升如初注進前也

位司射與司馬交于階前去扑襲升請以樂樂于賓賓許諾司射降搯扑東面命樂正曰請以樂樂于賓賓許

許諾司射降搯扑東面命樂正曰請以樂樂于賓賓許

堂下北面命曰不鼓不釋注不與鼓節相應不釋算也射遂適階間

賤者遙號令之可也樂正亦許諾猶北面不還以賓在堂

四節四拾其一節先以聽也疏射人云王以騶虞九節諸侯以狸首七節卿大夫以采蘋五節士以采芣五節

大夫士五節者一節先以聽皆以四節拾發乘矢但尊者先以聽則多卑者先以聽則少優尊者先知審故也

叔氏繼公曰鄉射之歌五終而鼓五節其三節先以聽而二節之間拾發乘矢焉射人職所謂五節二正是也王之射九節五正諸侯七節三正鄉大夫與

同士

盛氏世佐曰此當以疏說為是叔氏好立異而引周禮射人職為證以愚考之則不然蓋自教說推之則王之九節五正五節之間拾發乘矢而其先以聽者亦四節也夫天子以下降殺以兩禮之大凡也今其先以聽者天子諸侯同為四節而大夫士僅減其一焉固以不倫矣且其拾發乘矢一也而乃有五正三正二正之不同是節之多者似促數而節之少者反舒長此亦理之不可通者蓋射人所云九節七節五節者以樂節言也所云五正三正二正者以其侯采言也鄭注蓋不可易矣何必改先儒已定之說以證已之臆見也又射人所言當屬賓射之禮叔氏乃以大射目之亦非

上射揖司射退反位樂正東面命大師曰奏騶虞間若

一注東面者進還鄉大師也騶虞國風召南之詩篇也射義曰騶虞者樂官備也其詩有一發五祀五縱于嗟騶虞之言樂得賢者眾多嘆思至仁之人以充其官此天子之射節也而用之者方有樂賢之志取其宜也其他賓客鄉大夫則歌采蘋間若一者重節疏云問若一者重節者謂五節之間長短希數皆如一則節也

朱子曰據詩但取一發五祀之義耳騶虞則為仁獸之名以庶類蕃殖美國君之仁如之也樂官備者諸儒有以騶為文王之圖虞為主圖之官故立此義而鄭注因之與其詩箋

自相違異今姑從之

盛氏世佐曰樂正及大師之位見上遷樂章反位反工南北面位也又案禮射職所言以樂節射之差皆賓射也故與此異鄉射得歌騶虞者二南為鄉學騶虞篇次在石南內故得用之且大夫士與天子遠無嫌于僭也若諸侯之大射與賓射同大射儀云奏狸首是也以是推之則天子及大夫之大射亦與其賓射同樂可知矣又按禮云命茲者曰請奏狸首投壺大夫士燕射之禮也乃奏

射同樂可知矣又按禮云命茲者曰請奏狸首投壺大夫士燕射之禮也乃奏

射同樂可知矣又按禮云命茲者曰請奏狸首投壺大夫士燕射之禮也乃奏

射同樂可知矣又按禮云命茲者曰請奏狸首投壺大夫士燕射之禮也乃奏

射同樂可知矣又按禮云命茲者曰請奏狸首投壺大夫士燕射之禮也乃奏

射同樂可知矣又按禮云命茲者曰請奏狸首投壺大夫士燕射之禮也乃奏

射同樂可知矣又按禮云命茲者曰請奏狸首投壺大夫士燕射之禮也乃奏

射同樂可知矣又按禮云命茲者曰請奏狸首投壺大夫士燕射之禮也乃奏

射同樂可知矣又按禮云命茲者曰請奏狸首投壺大夫士燕射之禮也乃奏

射同樂可知矣又按禮云命茲者曰請奏狸首投壺大夫士燕射之禮也乃奏

射同樂可知矣又按禮云命茲者曰請奏狸首投壺大夫士燕射之禮也乃奏

射同樂可知矣又按禮云命茲者曰請奏狸首投壺大夫士燕射之禮也乃奏

射同樂可知矣又按禮云命茲者曰請奏狸首投壺大夫士燕射之禮也乃奏

射同樂可知矣又按禮云命茲者曰請奏狸首投壺大夫士燕射之禮也乃奏

射同樂可知矣又按禮云命茲者曰請奏狸首投壺大夫士燕射之禮也乃奏

射同樂可知矣又按禮云命茲者曰請奏狸首投壺大夫士燕射之禮也乃奏

狸首者燕禮殺故變而與諸侯之賓射同所謂禮窮則同也然但以瑟奏之而不用金石之樂亦其異也鄉射與投壺雖奏騶虞狸首而其節則止于五下記云歌騶虞若采蘋皆五終是也

太師不與許諾樂正退反位

蕙田案以上司射請以樂節射

乃奏騶虞以射三耦卒射賓主人大夫眾賓繼射釋獲如初卒射降注皆應鼓與歌之節釋獲者執餘獲升告左右卒射如初注卒已也

蕙田案以上三耦賓主人大夫眾賓以樂射

司馬升命取矢獲者許諾司馬降釋弓反位弟子委矢司馬乘之皆如初

蕙田案以上樂射取矢數矢

司射釋弓視算如初注算獲也釋獲者以賢獲與鈞告如初降復位

蕙田案以上樂射視算告獲

司射命設豐設豐實解如初遂命勝者執張弓不勝者執弛弓升飲如初

蕙田案以上樂射飲不勝者

司射猶袒決遂左執弓右執一个兼諸弦面鏃注面猶尙也并矢於

主人大夫眾賓皆袒決遂拾取矢如初司射反位三耦及賓

附以退不反位遂授有司于堂西辯拾取矢掛皆升就

席注謂賓大夫及眾賓也相俟堂西進立于西階之前主人以賓揖升大夫及眾賓從升立時少退于大夫三耦及弟子自若留下

蕙田案以上拾取矢授有司

司射乃適堂西釋弓去扑說決拾襲反位司馬命弟子說侯之左下綱而釋之命獲者以旌退命弟子退福司射命釋獲者退中與算而俟注諸所退皆俟堂西備復射也旌言以者旌恒執也獲者釋獲者亦退其薦俎

司馬反爲司正退復解南而立注當監樂正命弟子贊工  
卽位弟子相工如其降也升自西階反坐注贊工遷樂也降時如初入樂正反

蕙田案以上射事畢

賓北面坐取俎西之解興阼階上北面酬主人主人降

席立于賓東賓坐奠解拜執解與主人答拜賓不祭卒

解不拜不洗實之進東南面注所不者酬而禮殺也賓立飲疏取俎

主人阼階上北面拜賓少退注少退少主人進受解賓

主人之西北面拜送注旅酬而階禮殺也賓揖就席主人以解適西

階上酬大夫大夫降席立于主人之西如賓酬主人之

禮注其既實解進西主人指就席若無大夫則長受酬亦如

之注長謂以長幼司正升自西階相旅作受酬者曰某酬某

子注某者字也某子者氏也稱酬者之字受酬者曰某子旅酬下爲上尊之也春

衆受酬者降席司正退立于西序端東面注退立俟後酬者也

皆升受酬于西階上注在下謂賓黨也鄉飲酒記曰主人之贊者西面

使二人舉解于賓與大夫注二人主人之贊者舉解者皆洗解升實

之西階上北面皆坐奠解拜執解興賓與大夫皆席末

答拜舉解者皆坐祭遂飲卒解興坐奠解拜執解興賓

與大夫皆答拜舉解者逆降洗升實解皆立于西階上

北面東上賓與大夫拜舉解者皆進坐奠于薦右賓與

大夫辭坐受解以興舉解者退反位皆拜送乃降賓與

大夫坐反奠于其所興若無大夫則唯賓注長一人舉解如燕禮賡爵之爲

蕙田案以上二人舉解

射禮

司正升自西階阼階上受命于主人適西階上北面請  
坐于賓賓辭以俎反命于主人主人曰請徹俎賓許司  
正降自西階階前命弟子俟徹俎司正升立于序端賓  
降席北面主人降席自南方阼階上北面大夫降席席  
東南面注俟弟子賓取俎還授司正司正以降自西階賓  
從之降遂立于階西東面司正以俎出授從者主人取  
俎還授弟子弟子受俎降自西階以東主人降自阼階  
西面立注以東授大夫取俎還授弟子弟子以降自西階  
遂出授從者大夫從之降立于賓南眾賓皆降立于大  
夫之南少退北上

蕙田案以上徹俎

主人以賓揖讓說屨乃升大夫及眾賓皆說屨升坐

蕙田案以上說屨升坐

乃羞注燕設啗具無算爵使二人舉解賓與大夫不興取奠

解飲卒解不拜注二人謂鄰者二人也使之升立于西階上賓與大夫將

既殺不復崇執解者受解遂實之賓解以之主人大夫之

解長受注長眾而錯皆不拜注錯者實主人之解以之次大夫其或多者迭飲於坐而

已皆不拜受辯卒受者與以旅在下者于西階上注眾賓之未飲

禮又殺也者大夫之未飲而酬賓黨亦錯焉不使執解者酌以其將旅酬不以已尊於人也

其末若皆眾賓則先酬主人之贊者若皆大夫則先酬賓黨而已執解者酌在上

復位長受酬酬者不拜乃飲卒解以實之注言酬者不拜者嫌受

酬者不拜受注禮殺雖受尊辨旅皆不拜注主人之贊者於執解

者皆與旅注嫌已飲不復飲也上使之勸人耳卒受者以虛解降

奠于篚

盛氏世佐曰上文及此兩言卒受者依注二解並行則卒受者二人也故氏以  
經云大夫之解長受而錯則賓解但至主人而止其說不同竊謂堂上旅酬皆  
執解者酌以送之受者各于其席坐飲故二解可以並行至下者之時  
同在西階上酬者又須親酌若復二解並行頗覺其雜揉而無次況一階之上  
而行禮者常四人焉能曲盡其進退雍容之度乎然則旅在下者蓋用一解也  
所用之解無論賓與大夫但取行至三賓之末者三賓之末飲而酬堂下眾賓

之長堂下賓長飲而酬主人之贊者亦以次交錯而辯也其一解則執解者以降奠于籩注云執解者酌在上者辯降復位其在斯時與執謂堂上推行一解注謂堂下亦行二解皆未合讀者試以上下經文反復玩味必有能辨之者

執解者洗升實解反奠于賓與大夫注復奠之者燕以飲酒為歡醉乃止主人之意也

無算樂注合鄉樂無次數

蕙田案以上坐燕射後飲酒禮竟

賓興樂正命奏陔注陔陔夏其詩亡周禮賓醉而出奏陔夏陔夏者天子諸侯以鐘鼓大夫士鼓而已賓降及階陔作賓出眾賓皆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注拜送賓于門東西面賓不答拜禮有終

蕙田案以上賓出

明日賓朝服以拜賜于門外注拜賜謝恩惠也主人不見如賓服

遂從之拜辱于門外乃退注不見不執禮也拜辱謝其自屈辱

蕙田案以上拜賜

主人釋服乃息司正注釋服說朝服服元端也息猶勞也勞司正謂賓之與之飲酒以其昨日九勞倦也月令日勞農以

無介注勞禮畢既於飲酒也此已下皆記禮之異者不殺注無阻故也使人速注速迎于門外

不拜入升不拜至不拜洗薦脯醢無俎賓酢主人主人

不崇酒不拜眾賓既獻眾賓一人舉解遂無算爵注言遂者明其

不與注昨日至尊賓賓降說腰升坐矣不言遂請坐者請坐于無算爵無司正注使擯者而己不立之賓

也注告請也鄉先生鄉大夫致仕者也君子有大德行不仕者羞唯所有注用時見物鄉樂唯欲注不歌雅頌取

周召之詩在所好

蕙田案以上息司正

記大夫與則公士為賓注不敢使鄉人加尊于大夫也公士在官之士鄉賓主用處士

盛氏世佐曰公士鄉人之為命士者明非主人之屬也大夫雖入于一人舉解之後而其有無來否主人必預知之其用公士處士蓋自戒賓之時而已定矣非俟大夫至而後易之也此與鄉飲酒禮異者彼所以賓賢不可以大夫故易也

使能不宿戒注能者敏于事不待宿戒而習之

盛氏世佐曰亦云使能者此賓雖輕然必有才德者為之不可使不賢而居尊位也不宿戒者亦以國之公禮詢眾庶習射皆有定期故也

蕙田案以上記賓

其牲狗也亨于堂東北

敖氏繼公曰用狗者因大射之牲也其義與鄉飲同

尊給冪賓至徹之蒲筵緇布純

注以給為冪取其堅潔

蕙田案以上記牲與尊冪筵

西序之席北上

注冪賓統于賓

敖氏繼公曰經言冪賓長升就席者三人耳又曰冪賓之席繼而西是未必有西序之席北上者此記未詳

張氏爾岐曰堂上自正賓外眾賓三人而已今乃有西序東面之席豈三人非定法與疏以為大夫多尊東不受則于尊西賓近于西則三賓東面未知然否要之為地狹不容者擬設耳

蕙田案以上記西序之席

獻用爵其他用解以爵拜者不徒作

蕙田案以上記爵解之用

薦脯用邊五臠祭半臠橫于上醢以豆出自東房臠長

尺二寸

注脯用邊宜乾物也醢以豆宜濡物也臠猶臠也祭橫于上殊之也於人為縮

蕙田案以上記脯醢

俎由東壁自西階升賓俎脊脅肩肺主人俎脊脇臂肺

肺皆離皆右體也進腍注以骨名肉貴骨也賓俎用肩主人用臂尊賓也右體周所貴也

蕙田案以上記俎

凡舉爵三作而不徒爵凡奠者於左將舉者於右眾

之長一人辭洗如賓禮

注尊之於其蓋

蕙田案以上記行禮諸節

若有諸公則如賓禮大夫如介禮無諸公則大夫如賓

禮

張氏爾岐曰鄉射無介此以飲酒禮中之賓介明其差等也

蕙田案敖繼公謂此記無諸公則大夫如賓

禮與經違乃記者之誤蓋謂此經所言遵者

禮與經違乃記者之誤蓋謂此經所言遵者

三



大夫之儀指無諸公者而言而其儀亦無異于介不得為如賓禮也然經不見如賓禮之儀而記互見之正不得以不合經疑之也又案以上記尊者諸公大夫之差

樂作大夫不入樂正與立者齒

敖氏繼公曰但云與立者齒獻薦與旅皆在其中矣惟位則異

蕙田案以上記大夫入節樂正立位

三笙一和而成聲

注三人吹笙一人吹和凡四人也爾雅曰笙小者謂之和

蕙田案鄭注以和為笙小者敖繼公郝敬謂三人吹笙一人歌以和之二說不同案爾雅釋樂大笙謂巢小笙謂和既有明文陳陽樂書陳祥道禮書並云大者十九簧而以巢名之以其管在匏有鳳巢之象也 十三簧

而以和名之以其大者唱則小者和也是小笙為和確有明徵又國語云匏竹利制又曰匏竹尚議韋昭云利制以聲音調利為制議從其調利也凡匏竹之器皆取其大小相調竽簫籥管箎皆然則笙與和之相調信矣若敖氏所謂歌詩以和不知升歌之時無笙笙入之時無歌閒歌亦一歌一笙無歌笙並作之事若合樂則歌者二人又不止於一和且記云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則堂下安得有歌敖說非也 又案以上記笙

獻工與笙取爵于上篚既獻奠于下篚其笙則獻諸西階上

注奠爵于下篚不復用也

蕙田案以上記工與笙之獻

立者東面北上注實

蕙田案以上記立者之位

司正既舉解而薦諸其位注薦于解南

蕙田案以上記司正薦節

三耦者使弟子司射前戒之注弟子實黨之少者也前戒謂先射請戒之

敖氏繼公曰三耦射則在先立則居前以弟子為之者為司射當誘射也誘有教之之意故以少者為之耦而誘之不使長者嫌其待之淺也惟前戒故不待命而先侯于堂西

蕙田案以上記三耦

司射之弓矢與扑倚于西階之西注使其事也

蕙田案以上記司射弓矢倚扑處

司射既袒決遂而升司馬階前命張侯遂命倚旌注著並行也

蕙田案以上記司射司馬並行

凡侯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

豹士布侯畫以鹿豕注此所謂獸侯也燕射則張之鄉射及賓射當張

射之禮而張此侯則經獸侯是也由是云焉白質赤質皆謂宋其地其地不采者白布也熊麋虎豹鹿豕皆正而畫其頭象于正鵠之處耳君畫一臣畫二陽奇陰數也

凡畫者丹質注實射之侯皆畫雲氣于側以為飾必先以丹采其地丹淺於赤

蕙田案以上記侯

射自楹閒物長如筈其閒容弓距隨長武注楹閒中央東西之節也物謂射時所立

處也物猶事也君子所有事也長如筈者謂從畫之長短也筈也長三尺與距相應射者進退之節也閒容弓者上下射相去六尺也距隨者物橫畫也始前足至東頭為距後足來合而南面為隨武跡也尺二寸

郝氏敬曰物長如筈與人步一距相應三尺為距六尺為步從長半弓不言橫同也其閒謂兩物相去中間可容弓六尺日弓即一步也兩人麗立申空一步以便射也左足先履物拒其外日距右足來合日隨足跡日武武尺有奇兩足收斂迫狹方可容一武也張氏兩岐曰射鉤楹內堂由楹外雖不同皆以楹中央為東西之節注云謂射于岸恐未是

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楹注是制五架之屋也正中日棟次日楹前日殿

五尊直者三三三射禮

三

蕙田案以上記物

命負侯者由其位

注於賤者禮畧 疏司馬自在己位遂命之

蕙田案以上記司馬命負侯之位

凡適堂西皆出入于司馬之南唯賓與大夫降階遂西

取弓矢

注尊者宜逸由便也

盛氏世佐曰凡適堂西皆出入于司馬之南蓋威儀之法有不得由使者惟賓與大夫則否優尊也

蕙田案以上記適堂西所由

旌各以其物無物則以白羽與朱羽糝杠長三仞以鴻

脰韜上二尋

注雜帛為物大夫士之所建也言各者鄉射或于庠或于榭無物者謂小國之州長也其鄉大夫一命其州長士不命不命者

無物此翻旌也翻亦所以進退眾者糝者雜也杠撞也七尺曰仞八尺曰尋

蕙田案以上記旌

凡挾矢于二指之間橫之

注一指謂左右手之第二指此以食指將指挾之 疏第二指為食指左傳云子公

之食指動是也第二指為將指左傳吳王闔廬傷將指是也

蕙田案以上記挾矢之法

司射在司馬之北司馬無事不執弓

注以不主射故也

蕙田案以上記司射之法司馬之執弓

始射獲而未釋獲復釋獲復用樂行之

注君子取人以漸

蕙田案以上記三射之序

上射于右

注于右物射

蕙田案以上記射位

幅長如筈博二寸厚寸有半龍首其中蛇交韋當

注兩端為龍首

中央為蛇身相交也直心背之衣曰當以丹韋為之幅髮橫而奉之南面坐而奠之南北

當洗

注髮赤黑漆也

蕙田案以上記幅

射者有過則撻之

疏司射撻扑是教射法撻犯禮之過者尙書云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是也

蕙田案以上記撻

眾賓不與射者不降注不以無事亂有事

蕙田案以上記堂上眾賓

取誘射之矢者既拾取矢而后兼誘射之乘矢而取之

注謂反位已禮成乃更進取之不相因也 疏云不相因者既自拾取已之乘矢反位東西望訖上射乃更向前兼取誘射之矢禮以變為敬故不相因

朱子曰經云後者遂取誘射之矢此註乃云反位禮成乃更進取之似相矛盾疏上射字與後者二字不相當當作下耦之下射

蕙田案以上記兼取誘射之矢

賓主人射則司射擯升降卒射即席而反位卒事注擯賓主人升

降者皆尊之也不使司馬擯其升降主于射 疏司馬本是司正不主射事

蕙田案以上記司射擯升降

鹿中髡前足跪鑿背容八算釋獲者奉之先首注前足跪者家教授

之獸受負也

蕙田案以上記鹿中

大夫降立于堂西以俟射注尊大夫不使久列于射位

大夫與士射袒纁襦耦少退于物注不內袒殊于耦耦少退下大夫也既發則然

蕙田案以上記大夫立處袒法

司射釋弓矢視算與獻釋獲者釋弓矢注惟此二事釋弓矢則擯升降不釋

蕙田案以上記司射釋弓矢

禮射不主皮主皮之射者勝者又射不勝者降注禮射謂以禮樂射也

也大射賓射燕射是矣不主皮者貴其容體比于禮其節比于樂不待中為雋也言不勝者降則不復升射也主皮者無侯張獸皮而射之主于獲也尚書傳曰戰鬪不可不習故於蒐狩以開之也開之者貫之也貫之者習之也凡祭取餘獲陳于澤然後卿大夫相與射也中者雖不中也取不中者雖中也取何以然所以貴揖讓之取也而賤勇力之取也於圃中勇力之取今之取也於澤宮揖讓之取也澤習禮之處非所以行禮其射又主中此主皮之射與天子大射張皮侯賓射張五采之侯燕射張獸侯

朱子曰案書傳之文不具蓋曰取蒐狩之餘獲陳于澤今之中者鄉雖不中亦取也今之不中者鄉雖中

亦不取也

敖氏繼公曰禮射謂此篇所載與大射燕射之類是也禮射則張皮侯若采侯與獸侯而加正鵠主皮之射則不用正鵠但欲射中其皮耳此皮與所為皮侯者之皮不同蓋以中甲之革為之周官云射甲革樂記云貫革之射皆指此而言也中甲之革犀兕若牛之皮也其為物堅厚惟強有力者乃能貫之故禮射則不主皮為力不同利故也勝者言又射不勝者言降文互見也主皮之射又以射與不射示榮辱亦異于禮射者也其和飲之禮有無則未聞張氏爾岐曰不主皮當依論語作主于中而不主于貫革為確貫革之射習戰之射也其射當亦三番故勝者又射不勝者則不復射也

蕙田案以上記主皮

主人亦飲于西階上

疏此謂主人在不勝之黨受罰爵之時也

蕙田案以上記主人飲處

獲者之俎折脊脅肺臠

注臠若膊髀股之折以大夫之餘體疏上賓尊卑皆有自臠以下各得其一今鄭具言之欲見科取其一定以其若無大夫獲者得臠即經所云者故臠在肺下欲見無大夫已合得若大夫一人大夫得臠卿更多則折之不得正體或更取餘體也故鄭又言折以大夫之餘體也

蕙田案敖繼公據大射注剛臠字案折謂自臠以下脊脅骨多不須折言臠于肺下者舉

所折之例也此特為無大夫言之也若有大夫則以大夫之餘體記若云獲者俎脊脅肺折肺文意更順今其文如此欲見此俎之折於禮為宜不因大夫多而然郝氏敬盛氏世佐並不從敖氏今從之

東方謂之右个

注侯以卿堂為面也

釋獲者之俎折脊脅肺皆有祭

注皆皆獲者也祭祭肺也以言肺嫌無祭肺疏明記者之意見上

已有肺嫌不別有祭肺故言皆有祭

蕙田案以上記獲者釋獲者俎實

大夫說矢束坐說之

注明不自尊別也

蕙田案以上記大夫說矢束

歌騶虞若采蘋皆五終

注每一耦射歌五終也

蕙田案以上記歌之終數

射無算注謂眾賓繼射者眾賓無數也

蕙田案以上記射耦無定數

古者於旅也語凡旅不洗不洗者不祭既旅士不入注禮成樂

備乃可以言語先王禮樂之道也疾今人慢于禮樂之盛言語無節故追道古也

蕙田案以上記旅及士入節

大夫後出注下鄉人不于其賓主之禮主人送于門外再拜注拜送大夫尊之也主人送賓還人

門揖大夫乃出拜送之

蕙田案以上記大夫出節

鄉侯上介五尋中十尺注上介最上幅也上幅用布四丈中方者也用布五丈今官布幅廣二尺二寸旁削一寸考工

侯道五十弓弓二寸以為侯中注言侯中所取數也量侯道以

中以為躬注躬身也謂中之上倍躬以為左右舌注謂上介也居兩

下舌半上舌注半者半其出于躬者也用布三丈

蕙田案以上記鄉侯之度

箭箒八十長尺有握握素注箭箒也箒算也八十者畧以十耦為正貴全數握本所持處也素謂刊之也握本

一作

蕙田案以上記箭箒

楚扑長如笱刊本尺注刊其可持處

蕙田案以上記扑

君射則為下射上射退于物一笱既發則答君而侯注退于物

君樂作而後就物君袒朱襦以射小臣以巾注一笱不敢與君併也答對也

執矢以授注君尊不指矢不挾矢授之稍屬若飲君如燕則夾笱注謂君在不勝之黨也賓飲君

如燕賓腰解于公之禮夾爵者君既卒爵復自酌

欽定義疏自此以下數節通燕射大射言之

蕙田案以上記君射儀

君國中射則皮樹中以翽旌獲白羽與朱羽糅注國中城中也謂燕

射也皮樹獸名以  
翻旌獲向文德也

欽定義疏朱子通解以此條入燕禮

於郊則闕中以旌獲注於郊謂大射也大射于太學王制曰小學在公宮

於竟則虎中龍旌注於竟謂與鄰國君射也畫

敖氏繼公曰此記言君之中與所獲者有國中郊竟之異而不言為某射則是其所以異者惟繫于地之遠近不繫于射之大小也若然則固有射而用皮樹中翻旌燕射而用虎中龍旌者矣

大夫兕中各以其物獲士鹿中翻旌以獲注兕獸名似牛一角用翻為旌以獲

無物也疏公侯伯大夫再命子男大夫一命不同故云各公侯之州長一命有旌亦入物中敖氏繼公曰其指大夫而言大夫有上中下之異故物亦有差司常職曰大夫士建物翻旌即白羽與朱羽糝者也上記言士禮云旌各以其物無物則以白羽與朱羽糝此直見翻旌而已蓋記者雜也

蕙田案以上記中與獲之等

惟君有射于國中其餘否注臣不習武事于君側也疏天子諸侯

射賓射不在國大夫又得行大射亦不得在國

蕙田案以上記人臣無國中射

君在大夫射則肉袒注不袒纓襦下于君也

蕙田案以上記大夫侍君射袒法

右儀禮鄉射

五禮通考卷第一百六十二

五禮通考卷第一百六十三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

翰林院編修嘉慶王鳴盛

李太僕總督蘇蘇觀桐城方觀承同訂

直隸按察司副使元和宋宗元

參校

嘉禮三十六

射禮

周禮春官大宗伯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

注射禮雖王亦立賓主也王之

故舊朋友為世子時其在學者天子亦有友諸侯之義武王誓曰我友邦冢君是也

禮記射義故射者進退周還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

德行矣

注內正外直習於禮樂有德行者也正鵠之名出自此也

是故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飾之以禮樂也故事之盡禮樂而可數為以立德行者莫若射故聖王務焉

注選士者先考德行乃從決之於射男子生而有射事長學禮樂以飾之



射者仁之道也射求正諸己而已正而后發發而不中則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注諸猶於也

呂氏大臨曰仁者之道不怨天不尤人行有不至反求諸己而已蓋以仁為已任無待於外也射者求中有似於此故曰射者仁之道也射也者正己而后發發而不中知反求諸己而不怨勝己者知所以中莫不在己非人之罪也至愛人不親治人不治禮人不答反尤諸人蓋不以仁為己任不知其類者也君子無所不用其學故於射也得反己之道焉

孔子曰射者何以射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則彼將安能以中注何以言其難也

也聲謂樂節也畫布曰正稜皮曰鵠正之言正也鵠之言格也格直也言人正直乃能中也呂氏大臨曰射之為藝非專心志則不得也射以樂為節射者欲其容體比於禮而中多故曰何以射欲其節比於樂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故曰何以聽何以射者體之所動不在乎他處也何以聽者耳之所司不在乎它是為用志不分不過乎物推是道也將無入而不自得況於射乎居是位也得行是事也其心也或之乎彼也或之乎此也一出焉一入焉將無所往而可也故射雖一藝也而可以分賢不肖者以此

中庸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

孟子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后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

者反求諸己而已矣

白虎通義天子所以親射何助陽氣達萬物也春氣微弱恐物有窒塞不能自達者夫射自內發外貫堅人剛象物之生故以射達之也含文嘉曰天子射熊諸侯射麋大夫射虎豹士射鹿豕天子所以射熊何示服猛巧佞也熊為猛獸巧者非但當服猛也示當服天下巧佞之臣也諸侯射麋者示達迷惑人也麋之言迷也大夫射虎豹者示服猛也士射鹿豕者示除害也各取德所能服也大夫士兩射者人臣示為君親視事身勞苦也或曰臣陰故數偶也侯者以布為之何用人事之始也本正則末正矣所以名為侯何明諸侯有不朝者則射之故禮射祝曰嗟爾不寧侯爾不朝于王所以故天下失業亢而射爾所以不

射正身何君子重同類不忍射之故畫獸而射之射  
正爲何乎曰射義非一也夫射者執弓堅固心平體  
正然後中也二人爭勝樂以德養也勝負俱降以崇  
禮讓可以選士故射選士大夫勝者發近而制遠也  
其兵短而害長也故可以戒難也所以必因射助陽  
選士者所以扶助微弱而抑其強和調陰陽戒不虞  
也何以知爲戒難也詩云四矢反兮以禦亂兮因射  
習禮樂射於堂上何示從上制下也禮曰賓主執弓  
請升射於兩楹之間天子射百二十步諸侯九十步  
大夫七十步士五十步明尊者所服遠也卑者所服  
近也

說苑射者必心平體正持弓矢審固然後射者能以  
中詩云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此

之謂也弧之爲言豫也豫者豫吾意也

程佑通典自黃帝有天下建萬國爰至夏商及于周氏雖更相吞滅而不改舊  
規周初諸侯尚千八百國所以崇三射之制立五善之目於茲選士由此封侯  
本在戲敵實寓大政周衰禮多亡失重以秦滅典墳天  
子之禮無間諸侯二篇而已誠與今異畧存古制焉  
聶氏崇義曰射之所起在于黃帝故易繫黃帝九事云古者弦木爲弧剡木爲  
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又世本以黃帝臣揮作弓夷牟作矢是弓矢起于此矣  
虞書曰侯以明之傳云當行射侯之禮以明善惡之教則射侯見于堯舜夏殷  
無文至周大備故禮有天子諸侯卿大夫大射賓射燕射之文各張其侯鄉射  
記曰君國中射注云國中謂燕射也于  
郊謂大射也于竟謂與鄰國君射即賓射也  
陳氏祥道曰古者祈子帶弓韞生子縣桑弧其成童也教以射其貢之也試以  
射則射豈君子之所可忽耶然則弧矢之作始於黃帝侯以明之見於虞書至  
周弓之別有六矢之別有八侯之別有三則大射賓射燕射之侯也  
立無大射而有賓射燕射庶人無賓射燕射特有大射賓射燕射之侯而已  
王安石上仁宗皇帝書古者教士以射御爲急其他技能則視其人才之所宜  
而後教之其才之所不能則不强也至於射則爲男子之事人之生有疾則已  
苟無疾未有去射而不學者也在庠序之間固當從事於射也有賓客之事則  
以射有祭祀之事則以射別士之行同能偶則以射於禮樂之事未嘗不以射  
而射亦未嘗不在於禮樂祭祀之間也易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先王豈以射  
爲可以習揖讓之儀而已乎固以爲射者武事之尤大而威天下守國家之具  
也居則以是習禮樂出則以是戰戰士既朝夕從事於此而能者衆則邊疆  
宿衛之任皆可以擇而取也夫士嘗學先王之道其行義嘗見推於鄉黨矣然  
後因其才而託之以邊疆宿衛之事此古之人  
君所以推干戈以屬之人而無內外之虞也

蕙田案以上射之大義

周禮地官司徒六藝禮樂射御書數

疏五射一曰白矢貫侯前放一矢後二矢連續而去也三日刺注謂羽頭高鏃低而去刺刺然也四曰襄尺謂臣與君射不與君並立讓君一尺而退也五日井儀謂四矢貫侯如井之容也儀

保氏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三曰五射

注鄭司農云五射白矢參連刺注襄尺并儀也

李氏呈芬曰周官保氏教國子五射曰白矢白鏃至指也此彎弓之法所謂發率也曰參連謂先發一矢三矢夾于三指間相繼拾發不至斷絕此注矢之法也曰刺注刻銳也弓梢也注指也箭發則靡其梢直指于前以送矢所謂錙撞是也或謂矢頭刻處直前注于侯不從高而下即諺所謂水平箭此發矢之法也曰襄尺襄平也尺曲尺也謂平其肘使肘上可置杯水蓋架弦卑引之此及滿使臂直如矢也或曰襄也肘至手為尺射者常以肱蔽其脅脅無使他人之矢從虛而入此自防之法也曰井儀言開弓圓滿似井形也或謂四矢集侯如井字即詩四矢如樹此射法之妙也嗚呼射之道備矣

書太甲若虞機張徃省括于度則釋

蔡氏沈曰言若虞人之射弩機既張必徃察其括之合於法度然後發之則發無不中矣

盤庚子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

蔡氏沈曰射之有志若射之必于中

鄧氏鐘曰射法雖多夫要不過審固滿分四字耳持弓欲固開弓欲滿視的欲審發矢欲分知鏃者滿之象也而審益精臂力者固之徵也而分始齊射有臂力知鏃工夫靡不命中矣而先之以入扼壁立為入門正心養氣為根本至于射敵又與射的不同射的貴從容射敵貴神速從容則引弓稍輕而調可以及遠中微神速者非強弓重矢安能殺敵于百步之外哉  
歐繼光紀効新書射法箭怒氣開弓息氣放箭量力調弓量弓制矢凡射前手如推泰山後手如握虎尾一掌主定前後直正慢開弓緊放箭射大存于小射小加于大存壓其前手加舉其後手務取水平前手撤後手絕二句射之元機一撤一絕正相應之妙一齊著力使兩臂伸合則箭絕而加于尋常數等矣此手法也凡射頭惡旁引頭惡卻垂胸惡前凸背惡後偃此身法也

蕙田案以上總論射法

論語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

爭也君子疏必也射乎言君子至於射則有爭也下降也飲射爵者亦揖讓而升降勝者祖決遂執張弓不勝者襲說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

於其上而升飲君子恥之是以射則爭也

朱子曰此言君子恭遜不與人爭惟於射而後有爭然其爭也雍容揖遜乃如此則其爭也君子而非若

小人之爭矣

詩齊風猗嗟終日射侯不出正兮

傳二尺曰正。箋正所以射于侯中者天子五正諸侯三正大

夫二正士一正外皆居其侯中參分之一焉。疏正者侯中所射之處經典多言正鵠其正之廣狹則無文鄭以為大射則張皮侯而設鵠賓射則張布侯而畫正。正大如鵠三分侯廣而正居一焉。侯身長一丈八尺者正六尺侯身一丈四尺者正四尺六寸大半寸侯身一丈者正三尺三寸少半寸正以綵畫為之其外之廣雖不同其內皆方二尺又射人注云鵠乃用皮其大如正鵠居侯中三分之一則知正亦在侯三分之一各進其侯之廣狹而畫之耳謂之正者射人注云正之言正也射者內志正則能中大射注云正者正也亦鳥名齊魯之間名題肩為正正鳥之捷黠者射之難中以中為俊故射取名焉大射射鵠賓射射正此言不出正兮據賓射為文也

射則貫兮四矢反兮以禦亂兮

傳四矢乘矢。箋反復也禮射三而止每射四矢皆得其故處此之謂復射必四矢者象其能禦四方之亂也。疏乘車必駕四馬因謂四馬為乘大射鄉射皆以四矢為乘矢故傳依之大射皆三番射訖止而不復射是禮射三而止也必三而止者案儀禮大射初使三耦射之而未釋獲射訖取矢以復君與卿大夫等射釋獲飲不中者訖君與卿大夫等又射取中于樂節注云君子之事始也始取苟能中課有功終用成法教化之漸也然則初射惟三耦其後兩番君始與卿大夫等射此言禮射三而止通三耦等為言射法三而止而云終日射侯者美其久射常中非禮射終一日也

蕙田案此詩前節疏以為賓射後節疏以為

大射鄉射是未嘗確指何禮凡諸儀皆可通用也

又案以上通論諸射儀

周禮春官樂師凡射王以騶虞為節諸侯以狸首為節大夫以采蘋為節士以采芣為節

農說以大射禮曰樂正命大師曰奏狸首問若一大師不與許諾樂正反位奏狸首以射狸首曾孫疏凡此為節之等者無問尊卑人皆四矢射節則不同故射人云天子九節諸侯七節大夫士皆五節尊卑皆以四節為乘矢拾發其餘天子五節諸侯三節大夫士一節皆以禮先聽未射之時作之使射者預聽知射之樂節以其射法須其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乃得預於祭故須預聽但優尊者故射前節多也鄭知騶虞采蘋采芣樂章名者以其詩為樂章故也云惟狸首在樂記者案樂記云左射狸首右射騶虞是也案射義亦云狸首曰會孫侯氏四正具舉小大莫處御於君所不引之者鄭畧引其一以證耳先鄭引大射者證大師用樂節之事云間若一者謂七節五節之間緩急稀稠如一彼諸侯禮故有樂正命大師此天子禮故樂師命大師也云狸首曾孫者狸首是篇名曾孫章頭即射義所云是也

鍾師凡射王奏騶虞諸侯奏狸首卿大夫奏采蘋士奏采芣

注鄭司農云騶虞聖獸疏言凡射則大射賓射等同用此為射節

禮記射義其節天子以騶虞為節諸侯以狸首為節卿大夫以采蘋為節士以采芣為節騶虞者樂官備也狸首者樂會時也采蘋者樂循法也采芣者樂不失職也是故天子以備官為節諸侯以時會天子為節卿大夫以循法為節士以不失職為節故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德行立則無暴亂之禍矣功成則國安故曰射者所以觀盛德也注騶虞采蘋采芣今詩篇是也樂官備者謂騶虞曰壹發五犯喻得賢者多也于嗟乎騶虞嘆仁人也樂會時者謂狸首曰小大莫處御于君所樂循法者謂采蘋曰于以采蘋南澗之濱循澗以采蘋喻循法度以成君事也樂不失職者謂采芣曰被之僮僮夙夜在公

蕙田案以上射樂

右射禮通論

周禮春官司凡筵大饗射王位設黼依依前南鄉設莞筵紛純加纁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

鄭氏錡曰大享射行大享之禮又與諸侯大射

蕙田案此大射之几筵

司服王饗射則驚冕

注饗食賓客與諸侯射也疏王饗食在廟故服驚冕大射在西膠虞庠亦服驚冕燕射在寢則朝

服實射在朝則皮弁服

蕙田案此大射之服

大司樂大射王出入令奏王夏及射令奏騶虞

南卒章王射以騶虞為節疏大射謂將祭祀擇士而射於西郊虞庠學中王有出入之時奏王夏及射奏騶虞之詩為射節南云一發五犯于嗟乎騶虞以言君一發其矢虞人驅五犯獸而來喻得賢者多故射義云樂官備也詔諸侯以弓矢舞注舞謂執弓挾矢疏此諸侯來朝將助祭預天子大射之時則司樂詔告諸侯射之舞節案大射云命三耦取弓矢於次三耦皆次第各與其耦執弓指三挾一矢向西階前當階揖升揖常物揖射訖降揖如升射之儀是其舞節也

大師大射帥瞽而歌射節

注射節主歌騶虞疏言射節者謂若射大師為之歌也

笙師凡饗射共其鐘笙之樂

注鐘笙與鐘聲相應之笙

車僕大射共三乏注鄭司農云乏讀為匱乏之乏疏

夏官大司馬若大射則合諸侯之六耦注王射三侯以諸侯為六耦疏王大射之時

有諸侯來朝在京師者大司馬令之為六耦

小司馬凡饗射掌其事如大司馬之法

射人若王大射則以狸步張三侯注狸步謂一舉足為一步於今為半步

鄭氏鐔曰射之侯梓人為之司表共之射人張之其張也必用狸步為法射人主賓射嫌於張大射之侯不狸步也故併言及之大射如此則賓燕之侯可以推類

李氏嘉會曰狸步一舉則為六尺一弓六尺九十弓七十弓五十弓者象狸步之弓以定遠近也

王射則令去侯立於後以矢行告卒令取矢注射人主令人去侯所而立於後也以矢行告射人主以矢行高下左右告于王也卒令取矢謂射卒射人令當取矢者使取矢也疏負侯之人則服不氏也

鄭氏鐔曰射已侯張獲者執旌以負之不使去侯以避矢則有誤殺傷人之過射以中為主王弓已發不告以矢之高下左右則王不知其中否

王氏昭禹曰射畢令射鳥氏取矢也故射鳥氏曰射則取矢矢在侯高則以并夾取之

祭侯則為位注祭侯獻服不氏以祭侯為位為服不受獻之位也

鄭氏鐔曰射既設侯則祭其神司馬實爵以獻服不氏既受獻則于侯所北面而祭之射人主為之位者以其知儀位故也

李氏嘉會曰賓射大射祭侯之禮一同

與太史數射中注數射中數射者中侯之算也大射曰司射適階佐司

馬治射正注射正射之法儀也

服不氏射則贊張侯以旌居之而待獲注贊佐也大射禮命量人巾車張三侯待獲待

射者中舉旌以獲

王氏昭禹曰凡射侯其於司裘張於射人服不氏贊之待獲待射中則舉旌以唱獲

鄭氏鐔曰使服不氏贊之者以其力足以服不服故雖熊虎豹之物皆能張之也

太僕王射則贊弓矢注贊謂授之受之疏此謂大射也秦大射禮云

子之禮則太僕授受其法與彼同必知此禮大射禮者見小臣職云賓射掌事如太僕之法則知大射此太僕所掌者是也其小臣所掌賓射亦當授受可知

繕人掌詔王射注告王當射之節疏王射先行燕禮以大夫為賓贊

王弓矢之事注授之受之疏秦大射禮大射正授弓小臣授矢天子禮繕

時此官助贊也

司弓矢大射共弓矢如數并夾注如數如當射者之數也每人一弓乘矢

射鳥氏射則取矢矢在侯高則以并夾取之注鄭司農云王射則射鳥氏主

取其矢矢在侯高者矢著侯高人手不能及則以并夾取之并夾緘箭具司弓矢職曰大射燕射俱弓矢并夾

蕙田案以上大射行禮之節次

禮記射義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

已射於澤而后射於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

得與於祭不得與於祭者有讓削以地得與於祭者有

慶益以地進爵紕地是也注澤宮名也士謂諸侯朝者諸臣及所貢士也皆先令習射於澤已乃射於射宮課

中否也諸侯有慶者先進爵有讓者先削地也

射之為言者繹也或曰舍也繹者各繹已之志也故心

平體正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則射中矣故曰為人

父者以為父鵠為人子者以為子鵠為人君者以為君

鵠為人臣者以為臣鵠故射者各射已之鵠故天子之

大射謂之射侯射侯者射為諸侯也射中則得為諸侯

射不中則不得為諸侯注大射將祭擇士之射也以為某鵠者將射還視侯中之時意曰此鵠乃為某之鵠吾中之則

成人不中之則不成人也得為諸侯謂有慶也不得為諸侯謂有讓也

鄭氏康成曰大射者為祭祀射王將有郊廟之事以

射擇諸侯及羣臣與邦國所貢之士可以與祭者三

公及王子弟封於畿內者將祀其先祖亦與羣臣射

以擇之凡大射各於其射宮

杜氏佑曰大射以其事大體重故謂之大射天子將

有郊廟之事與其來朝諸侯及畿內諸侯王之子弟

卿大夫士及諸侯所貢之士行之三公將有宗廟之

事與其卿大夫士及公之子弟卿大夫所選鄉中之

俊者行之孤卿大夫將有宗廟之事亦帥其家臣而

行之





則王以息燕三者別文皮侯即大射也五采之侯賓射也獸侯燕射也不言鄉射者鄉射是州長與其民射於州序之禮天子諸侯無之故不言也燕禮旅酬之後乃云若射此將射而言舉酬行旅也旅者以長幼次序之言故知逸往來有次序也燕禮初則云樂人宿懸注云懸鐘磬也國君無故不徹懸言懸者為燕新之然則於此言鐘鼓既設者亦為將射改懸也天子宮懸階間妨射位故改懸以樂尚遷之明鐘鼓之懸改之矣大射諸侯之禮云樂人宿懸厥明乃射明天子亦禮畧西階又無鐘鼓不具軒懸東西懸在兩階之外兩階之間有二建鼓耳東階西階近西階又無鐘鼓不具軒懸東西懸在兩階之外兩階之間有二建鼓耳東階西階無鐘磬有鼓而已其為諸侯則軒懸是階間無懸故不改也鄭言諸侯為諸侯則軒懸明天子於其臣備宮懸將射而改之故於此言既設也

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發彼有的以

祈爾爵傳大侯君侯也抗舉也有燕射之禮也祈求也箋舉者舉也故君侯謂之大侯大侯張而弓矢亦張節也將祭而射謂之大射下章言乘而行列祖其非祭與射夫射者射也射者與其耦拾發發矢之時各心競云我以此求爵女爵矢中的之功發發矢也射者與其耦拾發發矢之時各心競云我以此求爵女爵射爵也射之禮勝者飲不勝者以養病也故論語曰下而飲其爭也君子疏傳唯言大侯君侯不言侯之禮自天子至士皆一侯上下共射之無二侯故鄉射記云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注云此所謂獸侯也燕射則張之鄉射及賓射常張采侯二正而記此者天子諸侯之燕射各以其鄉射之禮而張此侯是以云焉白質赤質者皆采其地不采者白布也熊麋虎豹鹿豕皆正而畫其頭象于正鵠之處君畫一臣畫二陽奇陰耦之數也燕射

射熊虎豹不忘上下相犯射麋鹿豕志在君臣相養也其畫之者皆毛物也又曰凡畫者丹質注云賓射之侯畫雲氣於側以為飾必先以丹采其地丹淺于赤又曰御侯中三尺侯道五十弓弓二寸以為侯中如此則天子燕射惟射一侯耳侯身一丈其中三分居一以自地畫熊於外則丹地畫以雲氣唯此一侯君臣共射而云大侯君侯者以君所射故謂之大傳解言大之意故以君侯釋之非謂與君臣別侯也大射禮云大侯九十弓被張三侯其九十弓者最高大故云名大侯亦以此詩得言之若然燕禮言若射如鄉射之禮案鄉射初則張侯此舉酬之下始言大侯既抗者鄉射之初雖言張侯而以事未至經云繫左下綱是將射始張之至於射以司正為司馬乃云司馬命張侯而子弟束遂繫左下綱是將射始張之則以司正抗也案大射前射三日司馬命張侯而子弟束遂繫左下綱是將射始張之明非始張侯體言舉鵠而棲之於侯中也知者鄭既云周禮梓人張皮侯而棲鵠是鵠在侯復別棲之棲即舉也彼注云皮侯以皮所飾云周禮梓人張皮侯而棲鵠道九十弓方三分其廣而鵠居一焉注云高廣等謂侯中天子射禮以九為節侯所射也以皮為之各如其侯也居侯中三分之一則此鵠方六尺唯大射以皮飾侯故言張皮侯而棲鵠也天官司裘注云以虎豹麋之皮飾其側又方制之為質謂之鵠著于侯中所謂皮侯也又解名曰大侯之意天子諸侯之射皆張三侯也射人云王大射張三侯鄭以此為大射故云張三侯若燕射則張一侯而已無三侯也射人云王大射張三侯鄭以此為大射故云張三侯若燕射則張一侯而已無三侯也者注云諸侯謂三公及王子弟射于畿內者是畿內諸侯屈于天子故二侯也既言大射之禮而毛以此為燕射故破之云將祭而射謂之大射明矣故難之也王肅述毛祖幽王飲酒無度故言燕禮之義其奏云言燕樂之義得則能進樂其先祖猶孝經

說大夫士之行曰然後能守其宗廟而保其祭祀非唯祭之日然後能保而行之  
以此故言祭非實祭也孫毓以謂燕禮輕祭事重幽王無度無不慢也舉重可  
以明輕輕不足以明重又錫爾純嘏子孫其湛非飲燕之文所得及也一篇之旨  
箋義為長大射所以擇士當助祭者莫不在焉既同非一之辭故知射夫衆射者  
也獻奏皆奉上之言以發矢能中是呈奏已功故以獻為奏也大射禮選羣臣為  
三耦若大夫不足士充之三耦之外其餘衆士與射者各自取匹謂之衆耦射  
人說賓射之禮云王以六耦則天子大射亦六耦也故周禮夏官大司馬職云若  
大射則合諸侯之六耦此其義也射人云諸侯四耦大射唯三耦者賓射對鄰國  
之君尊故四耦大射與已之臣于卑故降之天子尊無與敵其與射者皆是諸侯  
來朝及在朝公卿無所差降明矣大射賓射但六耦之外亦當有衆耦矣言既比  
衆耦乃誘射者衆耦正謂王之六耦外之衆耦也何者大射于司射誓射之下云  
遂比三耦司射命三耦取弓於次司射升堂誘射既誘射然後三耦登堂而射三  
耦既射乃云遂比衆耦是比衆耦在誘射之後今此箋云既比衆耦乃誘射射者  
乃登堂而射各奏其發矢中之之功言比衆耦文在誘射之上始云登堂而射故  
知衆耦非如大射之衆耦也必知然者射以正耦為主故禮定其尊卑之數其餘  
衆耦纔爾未而已鄭何當舍其正耦而言及衆乎正以六耦非一故稱衆也毛氏  
於射侯之事正謂不明唯倚嗟傳云二尺曰正亦不言正之所施周禮鄭衆馬融  
注皆云十尺曰侯四尺曰鵠二尺曰正四寸曰質則以爲侯皆一丈鵠及正質於  
一侯之中爲此等級則亦以此質爲四寸也王肅亦云二尺曰正四寸曰質又引  
爾雅云射張皮謂之侯侯中者謂之鵠鵠中者謂之正正五重鵠居其內而方二尺  
方六寸也鵠則質也昔云方四寸今云方六寸爾雅說之明宜從之此肅意唯改  
質爲六寸其餘同鄭馬也賈逵周禮注云四尺曰正正五重鵠居其內而方二尺  
以爲正正大於鵠鵠在正內雖內外不同亦共在一侯鄭於周禮上下檢之以爲  
大射之侯其中制皮爲鵠質射之侯其中采畫爲正正大如鵠皆居侯中三分之  
一其燕射則射獸侯中畫爲獸形即鄉射記所謂熊侯白質之類矣三射之侯  
皆不同也射人注說畫正之法云其外之廣居侯中三分之一中言二尺與毛傳

二尺曰正同也司表注說皮侯之狀云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又方制之以爲  
質謂之鵠是鄭意以侯中所射之處爲質也此傳唯言的質也不言質之大小不  
必同於諸儒四寸六寸也且的者明白之言若廣纔四寸不足以爲明矣蓋亦爲  
所射處與鄭同也毛以此爲燕射則的者謂熊侯白質者也言射事故知發爲發  
矢大射禮曰上射既發挾矢而後下射射拾發以將乘矢是射者與其耦拾發也  
彼注云拾更將行也然則四矢謂之乘言射者更代發以行此四矢使四矢徧射  
也上言獻爾發功謂其行射時此又本其發時之心故云發矢之時各心競云我  
老所以養病求中以辭養也射義引此詩即云所求也求中以辭養也酒者所以養  
禮勝者飲不勝者所以辭養也注云欲求中之者以求不飲汝爵是矣故此云射之  
階升坐設於西楹西勝者之弟子洗解升酌散南面坐奠于豐上司射命三耦及  
衆射者勝者皆祖決遂執張弓不勝者皆襲脫拾御左手右加弛弓於其上遂  
執射勝者先升堂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解與少退立卒解坐奠於豐下三  
耦卒飲衆皆繼飲射爵如三耦是飲射之禮故論語曰下而飲其爭也君子引此  
者明祈爾爵爲心中之爭也此飲于西階上言下而飲者謂  
飲射爵時揖讓而升下意取而飲與爭故引彼文不盡耳

朱子曰初筵即初席也左右筵之左右也秩秩有序  
也設宿設而又遷於下也大射樂人宿縣厥明將射  
乃遷樂於下以避射位是也舉疇舉所奠之疇爵也  
凡射張侯而不繫左下綱中掩束之至將射司馬命  
張侯弟子脫束遂繫下綱也大侯張而弓矢亦張節

也射夫既同比其耦也射禮選羣臣為三耦三耦之外其餘各自取匹謂之眾耦爵射不中者飲豐上之觶也衛武公飲酒悔過而作此詩此章言因射而飲者初筵禮儀之盛酒既調美而飲者齊一至於設鐘鼓舉酬爵抗大侯張弓矢而眾耦拾發各心競云我以此求爵汝也

蕙田案此詩毛傳以為燕禮鄭以為大射禮鄭所據者以第三章有祭祀之事與射義所謂將祭擇士合耳將祭擇士先儒多疑之毛所據者以有燕之事耳然大射及賓射燕射皆有之則毛鄭之說兩通可也朱子集傳於鐘鼓既設句引大射樂人宿懸之文則亦以為大射矣今從之

禮記射義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祈求也求中以辭爵也酒者所以養老也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辭爵者辭養也

呂氏大臨曰射禮勝飲不勝所以爭勝者辭乎飲也君子責己重而責人輕我之不中則反求諸己曰非病也不能也心平體正持弓矢審固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惟賢者能之若不肖之人彼將安能以中此責己重也彼之不中則曰非不能也病也酒者所以養老與病也故揖讓而升以禮相下以飲其不勝者此責人輕也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求中以辭爵則所以爭者乃所以辭也養則利之也爭辭養乃所以爭辭利也

### 右大射

周禮夏官射人以射法治射儀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樂以騶虞九節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二獲二容樂以狸首七節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蘋五節二正士以三耦射豻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芣五節二正

注射法王射之禮治射儀謂肆之也鄭司農云三侯重設于長杠也正所射也詩云終日射侯不出正今二侯熊豹也豻侯豻者獸名也獸有豻豻熊虎元謂三侯者五正三正二正之侯也二侯者三正二正之侯

也一侯者二正而已此皆與賓射於朝之禮也考工記梓人職曰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遠國謂諸侯來朝者也五采之侯即五正之侯也正之言正也射者內志正則能中焉畫五正之侯中朱次白次蒼次黃元居外三正損元黃二正去白蒼而畫以朱綠其外之廣皆居侯中參分之一中二尺今儒家云四尺曰正二尺曰鵠乃用皮其大如正此說失之矣大射禮射作干讀如宜豕宜獄之豕豕胡犬也士與士射則以豕皮飾侯下大夫也大夫以上與賓射侯以雲氣用采各如其正九節七節五節者奏樂以為射節之差言節者容侯道之數也樂記云明乎其節之志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疏此則賓射在朝之儀言王射之禮者此經兼有諸侯臣各在家與賓客射法各自有官掌之射人但作法與之耳此射人所掌王射之禮以別諸侯已下之射也肆則習也此經言容儀禮大射鄉射等云云言容者據唱獲者容身于其中據人而言云云者矢至此極不過據矢而說也案鄉射記云於境則虎中龍禮謂諸侯賓射之禮彼又云唯君有射國中其節則否注云臣不習武事於君側則臣皆不得在國射若然在朝賓射唯有天子而云此皆與賓射於朝之禮者謂諸侯已下賓射在已朝不謂於天子之朝行此賓射之禮也九節者五節先以聽七節者三節先以聽五節者一節先以聽尊者先聽多卑者少為差皆留四節以乘矢拾發云言節者容侯道之數者謂若九節者侯道九十弓七節者侯道七十弓五節者侯道五十弓也引樂記證侯道遠近亦為節也此射義文云樂記者誤

黃氏曰自此以下則射事也射法自王而下各有其法故以射法

治射儀射法必自射人出故射人雖不掌士而士之法儀具焉王氏昭昭曰射之法不可以不正射之儀不可以不文先王因其度數而制之以為法因其動容而制之以為儀自王而下其耦或六或四或二其侯或二或不正哉以是法而治之其效見于內志正外體直持弓必審持矢必固揖遜有度卑者不得以抗尊升降有序先者不

易氏被曰大射則大司馬合諸侯之六耦若賓射則諸侯與王射而合卿大夫以為六耦以至諸侯之四耦卿大夫士之三耦亦各以等殺而辨王氏詳說制公以司裘之虎侯熊侯豹侯即射人之三侯司裘之熊侯豹侯即射人之二侯司裘之麋侯即射人之二侯陸農師謂王射三侯於侯內以五采畫正諸侯二侯以三采畫正卿大夫一侯以二采畫正其說皆失之司裘所言者大射也射人所言者賓射也梓人曰張皮侯而棲鵠則大射之侯也又曰張五采之侯則賓射之侯也司裘言侯而及鵠射人言侯而及正射人所謂三侯當如康成謂五正三正二正之侯也諸侯二侯即三正二正之侯也卿大夫一侯則二正而已若以司裘之熊侯豹侯而降殺之則梓人所謂皮侯與五采之侯何別乎若謂天子之侯皆五正則是天子與諸侯卿大夫射而同一侯矣臣下與天子角勝負可乎當從康成之說謂異其侯蓋上得以兼下下不得以僭上也鄭氏鏗曰大射之侯用皮飾其側則以皮為鵠賓射之侯用皮飾其側則以五采為正此所以不同又曰諸侯在國賓射則四耦而射二侯熊豹也樂用狸首之詩以會天子為義也三節以聽四節以射其正則去元黃而用三色孤卿大夫自與其賓射則三耦而射一侯麋侯也樂用采蘋以能循法度為貴也一節以聽四節以射其正則去白蒼而畫以朱綠也天子元士在家賓射用三耦而射一侯射侯也射大夫之侯而不及士射人乃有射射侯之法何也蓋司裘所言者天子諸侯卿大夫之侯而不及士射人乃有射射侯之法何也蓋司裘所言者大射也射人所言者賓射也士無大射而有賓射故於正特言射侯以有賓射而言也其侯則用二采以為正與孤卿大夫同樂用采蘋以能守職為貴也侯不同而正與節皆同蓋士之位去卿大夫為不遠其禮可以與之同孫氏曰自諸侯卿大夫等而下之莫不有別而所歌之詩亦使之各諭其志而安其守然後雍容禮遜之交修乖爭陵犯之不作信可以觀德矣

蕙田案射人所陳鄭孔及易被鄭鏗王氏詳

五禮通考卷之三十三射禮

三

說皆以為賓射惟王志長以為大射燕射均  
同此儀但此經亦無明文姑仍舊說

又案夏官大司馬疏大射用諸侯為六耦若  
賓射射八亦用六耦但不用諸侯當用卿大  
夫為之

夏官小臣賓射掌事如太僕之法注賓射與諸侯來朝者射  
疏賓射對大射亦為小也

春官眡瞭賓射奏其鐘鼓注擊棟以奏之其  
登歌太師自奏之

鑄師凡祭祀鼓其金奏之樂饗食賓射亦如之

典庸器祭祀帥其屬而設筥虛陳庸器賓射亦如之

杜氏佑曰賓射謂列國諸侯來朝於王或諸侯自相  
朝聘或孤卿以下禮賓而射謂之賓禮皆行之於朝  
或行於廟

新比崇義曰土無大射  
而有賓射燕射之禮

右賓射

周禮春官樂師燕射帥射夫以弓矢舞注射夫  
衆耦也

蕙田案大司馬疏燕射三耦用卿大夫以下  
為之

夏官司弓矢燕射共弓矢如數并夾

禮記射義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故燕禮者所  
以明君臣之義也注言別尊卑然後射以觀德行也疏古者諸侯之射  
必先行燕禮者燕初似饗即是先行饗禮而云先行燕  
禮者燕初似饗正謂其行禮似饗其餘則燕故禮具牲狗及設折俎行一獻此等  
皆燕之法也故云先行燕禮也燕禮所以明君臣之義者謂臣于堂下再拜稽首  
升成拜君答拜以若臣盡竭其  
力致敬于君君施惠以報之也

蕙田案此經文只舉諸侯而疏內卻兼言天  
子蓋天子本有燕射之禮經特舉一以見其  
餘耳

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言君臣相與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則安則譽也是以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而兵不用諸侯自爲正之具也

注此曾孫之詩諸侯之射節也四正正爵四行也四行者獻賓獻公獻卿獻大夫乃後樂作而射也真處無安居其官次者也御猶侍也以燕以射先行燕禮乃射也則燕則譽言國安則有名譽譽或爲與

蕙田案鄭以此曾孫之詩爲狸首狸首大射所歌但詩中竝無狸首字則亦臆揣耳疏又云云正爵四行獻賓獻公獻卿獻大夫者大射禮文云乃後樂作而射也者案大射禮獻大夫之後乃後工入樂作而後射此謂大射也若燕射則脫屣升堂坐之後乃射矣故燕禮說屣升堂獻士畢若射則大射正爲司射

如鄉射之禮是也然則燕射之儀已見燕禮王昭禹謂此詩乃燕射所歌以詩中明有以燕以射也今故採入

杜氏佑曰燕射天子諸侯無事之日燕息縱適或燕勞來朝聘使之賓或復自與已臣共相勞息若天子諸侯之射則先行燕禮以明君臣之義卿大夫則先行鄉飲之禮以明長幼之序

右燕射

周禮地官鄉大夫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獻賢能之書于王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

謂有儀主皮謂射而中蓋庶人惟張皮射之也元謂和載六德容包六行也主皮和容與舞則六藝之射與禮樂與當射之時民必觀焉因詢之也孔子射于矍相之圃觀者如堵牆射至于司馬使子路出誓射者又使公罔之衰序點揚鞭而語詢衆庶之儀若是乎

章氏俊卿曰射義曰騶虞樂官備也狸首樂會時也采蘋樂循法也采芣樂不  
失職也然則王射以騶虞大夫之鄉射亦以騶虞者鄉射之詢衆庶亦欲官備  
子天

何氏曰物猶事也鄉大夫既獻賢能之書歸而合其

民于鄉射詢問于衆而求其人以儲養而待舉也

黃氏曰和內志正也容外體直也主皮

中也復曰和容中不驕不中不懼也

易氏曰射以觀德古者諸侯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于射宮大射猶然則鄉

射爲可知今以其禮推之凡射之儀天子與諸侯大夫尊卑雖異而皆發乘

矢乘矢四矢也皆有樂以爲之節射義所謂何以射何以聽是已蓋天子騶虞

九節則四節以射五節以聽諸侯狸首七節則四節以射三節以聽鄉大夫士

采蘋采芣五節則四節以射一節以聽方其未射其聽審矣內志正而其節比

於樂是之謂和而外體直而其容比於禮是之謂容及其發而發而不失正鵠禮樂交

中鵠爲主鵠以皮爲之是謂主皮乘矢皆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禮樂交

作向前之和容備焉是謂和容及其已射皆有舞以爲發揚蹈厲之舉是之

謂興舞且射之物有五而其節有三曰和曰容曰節曰禮曰射曰禮曰射曰禮

見於射侯之際曰興舞見于射之後曰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以此推鄉射其禮可考矣

陳氏祥道曰周禮鄉大夫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有主皮之射鄉射記曰禮

射不主皮主皮之射者勝者又射不勝者降鄭氏釋周禮曰庶民無射禮因田

獵分禽則有主皮釋鄉射曰禮射大射賓射燕射不主皮者貴其容體比于

禮其節比于樂不待中爲備也言不勝者降則不復升射也主皮者貴其容體比于

皮而射之主于獲也尚書大傳曰戰關不可不習故於苑狩以閑之也閑之者

貫之也貫之者習之也凡祭取餘獲陳於澤然後卿大夫相與射也中者雖不

中也取不中者雖中也不取所以貴璋謬之取而賤勇力之取也嚮之取也於

面中勇力之取也今之取也於澤宮揖讓之取也澤習禮之處非所以行禮其

射又主中此主皮之射與蓋主皮之射庶人之禮也鄉大夫或用之於澤宮卿

大夫或用之以詢衆庶用之以詢衆庶在和以容之後則主皮之射雖君子之

所不廢亦非其所尚也晚周之時射尚主皮故

孔子譏之曰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 蕙田案主皮爲庶人之射陳氏疏解已明故不另列

王氏應電曰賢能者既獻于王以爲公朝之臣其比問之吏與府史胥徒大比

黜陟之後將何所取哉于是鄉老復以射詢衆庶和者愷悌溫良此立人之本

容者容止可觀如漢選舞者以形容魁梧也主皮者

不失正鵠和容者容體比于禮與舞者節奏比于樂

王氏志長曰賈氏以爲和居六德之終故曰載孝居六行之始故曰包容即孝

也三物中其事一十有八今六德惟問和六行惟問容六藝惟問射禮樂蓋貢

賢于王未能盡備故畧舉五者問之六德其大者故問其卒六行其小者故問

其先禮以安上治民樂以移風易俗射則男子所有事故特言之其說附會後

鄭辨矣然嫌于太整其容何以爲孝謂善爲孝者必合于禮之容儀其說支離

無根不若後儒謂五物皆指射言古之用人欲加之任使必以射觀其器能處

書所謂侯以明之下文五者非射不能知猶後世觀身言之法也其人氣質暴

戾容止傾邪必不能盡五射之美故先觀其和次觀其容主皮中而貫革巧力

全也和容者容體比于禮與舞者節奏比于樂以此五者觀其人于是鄉遂之

官與夫百官府之羣吏靡不有守有爲可以輔成君子之治而非庸兵壞政之

### 蕙田案五物之解先鄭爲得明齋平仲諸說

五禮通考卷之三十三射禮

七

皆本之

又案儀禮鄉射記云惟君有射于國中其餘則否鄉射在城外衆庶皆觀焉故得詢五物又鄉射合樂大射不合樂者鄉射屬民欲同其意故合樂大射擇士與祭欲嚴其事故不合樂漢甘露石渠議曰鄉射合樂大射否何也韋元成曰鄉人無樂故合之朝廷君臣固有樂矣時以為然

鄉師黨其射器

注射器者弓矢楛中之屬黨正主集為之為州長或時射于此黨也

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

注序州黨之學也會民而射所以正其志也射義曰射之為言

釋也釋者各釋已之志疏知序州黨之學者案下黨正亦云飲酒于序故知州黨學同名為序若鄉則立序或禮記鄉飲酒義云主人迎賓于序門之外彼鄉大夫行賓賢能非州長黨正所行故知序則鄉學也以禮會民亦謂先行鄉飲酒之禮乃射故云以禮也鄭氏鏐曰先王教民之法未有不因時以諭其意射之為藝用于朝觀賓燕之時其事為文用於田獵守之時其事為武故以春秋教之春陽用事所以明

其事之為文秋陰用事又以明其事之為武因時而教其藝易進因以明義

王氏昭禹曰古者男子生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示其有四方之志先王之為射禮因以習武事焉因以釋志而觀德行焉故必內志正外體直持弓矢審固而後發則無不中矣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凡以觀德行而已序者州之學也孟子曰序者射也蓋射以序進且以別其賢否也王氏應電曰案正月之吉春秋祭社讀法考行凡三春秋禮射凡二此州長教民之事也

蕙田案鄉射禮注云不謀賓者時不獻賢能事輕也疏云射于序鄉飲酒在序以其序無室庠有室

又案鄉大夫之鄉射主于興賢三年而一行州長之鄉射主于習儀每歲而一行其儀節之詳雖不可得知然儀禮具存亦可以例推也觀鄭注周禮而引大夫之事為證則其儀固通于上下矣

禮記射義古者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



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也

注言別老穉然後射以觀德行疏此鄉飲酒謂黨

正飲酒以鄉統名則鄉飲酒義所云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是也

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注矍相地名也種菜蔬曰圃射至於

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

與為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入者半注先行飲酒禮將射乃以

司正為司馬子路執弓矢出延射則為司射也延進也出進觀者欲射者也賁讀為贗債猶覆敗也亡國亡君之國者也與猶奇也後人者一人而已既有為者而

往奇之是貪財也子路陳此三者而觀者畏其義則或去也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公

罔之裘揚觶而語曰幼壯孝弟耆耄好禮不從流俗修

身以俟死者不在此位也蓋去者半處者半序點又揚

觶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旄期稱道不亂者不在

此位也蓋勵有存者注之發聲也射畢又使此二人舉觶者古者於旅也語謂說義理也三十曰壯耆耄皆老也流俗

失俗也處猶留也八十九曰耄百年期頤稱猶言也行也者不言有此行不可以此在此賓位也疏射至于司馬者欲射之前先行鄉飲酒之禮獻賓及介獻眾

賓之後未旅之前作相為司正至于將射轉司正為司馬也使子路執弓矢延射者立司馬之時孔子使子路為司射之官延觀者及欲射之人又子路出延射者

是將射之前案鄉射司射比眾耦于堂西此出延者但觀者既多庭中不容故出

延之入乃比耦以初門外未入觀者既多未有賓主之禮故誓惡者令其不入以

鄉飲酒禮差之射禮畢旅酬之時乃使二人舉觶故鄉射禮畢司馬反為司正樂

正升堂復位賓取俎西之解酬主人主人酬大夫自相旅畢君使二人舉觶酬賓

與大夫則當此公罔之裘序點二人舉觶之節也但眾耦射事既了眾賓皆在賓

位主人以禮接之不復斥言其惡故此但簡其善公罔簡而尚疏序點簡而轉詳

陸氏德明曰者不此二字一句下及注皆同者不問此眾人之中有此上諸行不若則可在此賓位矣

呂氏大臨曰夫子溫良恭讓其在鄉黨似不能言未聞拒人如是之甚故矍相

之事疑不出于聖人特門人弟子逆料聖人之意而為此說將以推尊聖人而

不知非聖人之所當言如記稱孔子我戰則克祭則受福孔子固優為之而謂

孔子言之則非也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為人後者皆有負於世非賢能

者也為人後者為之子則為所後斬衰為其父母期舍其親而為人後非人子

之所欲特以大宗無後族人以支子後之迫于大宗族人之命不得已也有所

利之而與求焉是與為人後者見利忘親此君子之所不取也幼壯孝弟耆耄

好禮不從流俗修身以俟死者德有立矣好學不倦旄期稱道不亂

者德有成矣蓋士之立於世無惡者寡矣無惡者有之有立者寡矣有立者有

之成德者寡矣不在此位也者疑詞也蓋言在此位也眾之所會聚簡別賢不

肖人所難言也故以疑詞示之猶言文不在茲乎蓋言在茲也不曰乎而曰也者蓋深示其不斥言也

朱子曰鄭注陸音者不二字文義不通家語兩處竝無不字亦非是當從呂說為長云

蕙田案矍相之射先行鄉飲酒則為大夫之

鄉射無疑正義釋經文既云此記所陳惟約鄉射禮其申鄭義又云此射謂賓射故鄭註鄉侯二正是用賓射之正蓋射雖有賓與鄉之分而坐燕之儀則同故耳鄭注周禮鄉大夫鄉射引此文則知此為鄉射矣

論語子曰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朱子曰射不主皮鄉射禮文為力不同科孔子解禮之意如此也古者射以觀德但主于中而不主于貫革蓋以人之力有強弱不同等也

右鄉射

